

在遠方的北方



# 在 遠 遼 的 北 方

葛 爾 曼 著  
逸 塵 譯



外 國 文 書 籍 出 版 局

一 九 四 五 年 莫 斯 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目次

緒言	五
高沃羅娃、娜達麗底序	一二
戰前日記的最後幾行	一三
寒冷的將軍	三三
我們在澡堂中的一次經過	六八
這是怎樣發生的	七〇
開冬的第一個星期六	八〇
在蘇奧米國	八九
團部的醫生奧斯卡爾、世塔木	九三

蔡青科、樹拉遇見上司	一二〇
盧德涅夫軍醫你好	一二五
斐爾德曼、拉什莉實施手術	一三九
在小飛車上的事變	一四九
到斯托爾卡克處去的經過	一五七
我成了看護	一八四
代表會議	一九一
一個晚上	一九七
高沃羅娃、娜達麗日記的最後幾行	一九九

## 緒言

嚴寒的月夜，我在北方一個靠近戰線的小車站上等候從乍坡良里開來的火車。候車廳裏熱得窒人，一股新羊皮襖和消毒藥水的氣味刺鼻。大家差不多都在睡覺，只有我和一個面色微黑，眉頭略皺而眼睛碧藍的姑娘沒有睡覺。她將一個厚本子展在一個小破皮箱上寫東西，寫的很快，時而皺一皺眉頭，時而又在她那潤澤柔嫩的嘴角上露出微笑。

「一定是寫信」，我這樣想了一想就打起盹來。我究竟睡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不過我醒後的情景仍然沒有變更：我不相識的那個少女仍在寫東西，周圍的人都還睡着。

「這封信未免寫得太長了」，我這樣想。我這位不相識女子所穿的皮襖扣子開着，因而我看見了她的階級符號，是兩個方塊與一個佩蛇的杯子（軍醫的階級符號）。她的皮帽子戴在後腦上，露出蓬鬆輕輕的細髮；兩隻碧藍明亮的眼睛宛若秋

波一般；於是我不由地就羨慕起那個接收這封長信的人來。

又過了半點鐘。

這位不相識的少女在本子上點了一點，住了筆，很舒適地伸伸兩臂，打了個呵欠，閃露了一下雪白的細牙齒。隨後從口袋裏取出茶壺，拿開水去了。她雖然穿着毡靴，然而走起路來却很敏捷洒脫，使我不由的覺得好像她是在夏天溫暖的黑海邊，穿着白衫和涼鞋：

她拿回開水，隨後喚醒了自己身旁的一位年紀很輕，高個身材的少校，並異常敏捷地打開了一盒罐頭，把牛油抹到麵包上，把糖塊破開，展開了一塊乾淨飯單，於是就喝起茶來。我有點眼饞了。我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條乾魚，一塊揉得不成樣子的麵包和已經打開的罐頭盒，然盒中已洒進了菸沫，我一面吃，一面抱怨自己忘記了帶茶碗。

罐頭洒上菸，是不能吃的，於是拿起乾魚向板凳上擡，爲的把魚擡軟。正擡着，魚忽然脫出手去，一翻身就落到暗處不見了。我咬緊牙關，去找魚，鑽在凳子下亂摸，一直摸到聽見那位不相識少女發出了笑聲：

——指揮官同志，不要找啦，來同我們一塊喝茶吧。

我從凳子下縮回頭來，道了聲謝，聲音因為在凳子下聳的都啞了。我的舉動大概是很好笑的，只見我那位不相識的姑娘和少校差點沒有笑出聲來。

隨後我們一塊喝茶，熱茶沏得很醞，並且還是就着糖喝。我已經喝了兩大茶杯，又請斟了第三杯，我終於問到這位姑娘寫的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寫得那麼長。

——寫日記，——她答道。——隨便記點東西。

——娜達麗是我們的作家，——少校說。——總是寫。

——很早就寫嗎？——我很感興趣地問。

——差不多從戰爭一開始就寫。

——寫什麼事情？

——什麼都寫，——娜達麗說。——看見什麼，就寫什麼。各種各樣的瑣碎

事情。

7 關於人物特性的描寫和人物形像的記載，以及自然景緻，不過有些地方寫得却也不

錯。有些輪廓。但是要知道，娜達麗既不是普希金，也不是列夫、托爾斯泰。只是爲自己寫：

門軸驀地一響，進來了一個矮個、高鼻子的鐵路人員，他擤擤鼻涕後，就以滿嘴的高加索口音，像和平時通知客車到站的聲音一樣說道：

——公民們，空襲警號！空襲警號！保持鎮靜！

這個穿便服的小老漢來請軍人，而且是請還在睡着的軍人保持鎮靜，真未免有些可笑了。

只聽在不遠的地方有個調車的火車頭，像執行繁重任務似的，斷斷續續拉了幾聲汽笛。

——公民們！——那個高加索人又來一次預告。——公民們，空襲警號！

少校讓了高加索人一枝菸。小老漢行了個軍禮，就出去了。

——德寇在追擊火車，——娜達麗說。——今夜有月亮，所以他們就搗起亂來。

可是過了有一點鐘的功夫，火車竟然毫無事似的駛來了。我們同坐在一輛車箱

內。我壯起胆子，向娜達麗要她的日記看。她很詫異，瞟了我一眼，說道，值不得看吧，說了就很快攀到吊舖上，躺下睡去了。

我與少校談到天亮。以至使我說出了自己的職業和姓氏。

天亮時我們才睡着了。當我睡醒的時候，看見娜達麗與少校並坐在茶几前，在自己的厚本子上勾抹什麼東西。隨後我又閉上了眼睛。只聽娜達麗低聲說：

——你告訴他說吧，我不好意思說。你就這樣告訴他吧。

——不，你自己說吧，——少校答。——日記是你的，你就說吧。

——也許，他自己會要？

——你既然拒絕了，人家爲什麼還要？

——不要就算了，——娜達麗生氣說。——只是我白白把些姓氏塗掉了：

我明白了，他們所說的是那本日記，於是我坐起來，也加入了話場。

——不料他都聽見了，——我說。——雖然他昨天遭了拒絕，可是今天若是把

日記給他看，那他仍是非常感激的。

娜達麗臉一紅，嫣然一笑。

——那好，不過，您快要下車，我們是要到莫斯科去的，恐怕您已經來不及看了吧。

我聽了很覺可惜。因而直抵斯站，我們幾乎未發一言。日記本在茶几上放着，我竭力不去看它。可是，當火車已經進站的時候，少校忽然拿着那個本子給我，並且不好意思地說道：

——這樣吧：我們決定這樣：您可以把這本子拿去。拿去吧，不要緊，拿去吧。娜達麗在這本子上儘情記出了我們的生活，即是：她的生活，她的經歷。總而言之，是隨意寫的。其中有幾個人的姓氏已經刪去，有的還留着。這是她的事。或許對於您有用處。以後把本子可以寄給我母親，地址在本子上寫的有。也許我們還會見面，生活中什麼事情都會有的：

我道了謝，收下了日記本。娜達麗站在少校背後，悵然望着自己寶貴的本子。

——不過我們請你不要寫娜達麗的姓氏，——少校說。——也許這都是小事情：或許這個本子對於您完全沒有用處：

往斯站來的乘客都已下車，新的乘客也都坐到了自己的坐位上。車頭已響了汽笛。我們告別了：

晚上，我躺在一條硬舖上，在小小的燭光下來閱讀這本日記上細密的字行，並回憶起娜達麗的碧藍眼睛，微微笑容，說話時的姿勢以及我們在遼遠的北方一個車站上候車廳中喝茶的情形。

## 高沃羅娃、娜達麗底序

我爲避免發生誤會起見，所以將一切姓氏都改變了。因爲，比如我稱之爲蔡青科的那個同志，若是把他的姓名完全保留下來，也許他會生氣。關於寥瓦也是如此。我根本就他的姓氏刪掉了。一般說來，因爲我常寫到一個人的個人生活情形或其貌像，所以還是把姓氏改了爲善。例如我描寫盧薩科夫，說他長着一對蝦子眼，他的樣子像個貓。若是寫出他的真正姓氏，那他馬上就會生氣，說是欺負他。再舉羅爾龍軍醫說吧：若是對他說，他說話快得像放機關槍一樣，他總是生氣。各人的姿態不同，我都寫了一點，——那就讓這些當時我所喜歡之人的特點留在紙上，總比留下空洞的姓氏好些。我以爲這樣是對的。

看護高沃羅娃、娜敬啓。

## 戰前日記的最後幾行

：瑪露霞生氣我了。她這人真奇怪，本來是她自己求我去替她購買淺藍色的緞子，因為我沒有找到淺藍色的，所以就買了一種稍微深藍的。深藍一點係哩！她却馬上生起氣來，並說：

——不錯，我太麻煩了你，你太受累了，在櫃台前受了擁擠，不過我却相信，若是你給自己買的話，你一定要買淺藍色的，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歡緞子，所喜歡的只是那種顏色，可是現在買的却是另一種顏色，若是你真對我好的話，那你也該想想：

她就嘮叨起來了。這當然怨我。我應當注意修養自己的性情。商店裏那樣熱，的確櫃台前又擁擠得很，而又不願改到星期日去買。因為星期日我要到謝斯特羅列茨克去。我既然允許滿足瑪露霞的請求，那我就不應當往謝斯特羅列茨克去。可是

13 我沒有這樣堅強的意志。



一個人需要分析自己的行動，糾正自己的缺點。可惜我很少分析，只是像個變形蟲活混而已。

一般說來這樣就不對。今天已是二十一日了，夏季已經過去一半，現在的白天最長，而我却還沒開始看書。老是今天支明天，明天支後天。總是沒有功夫——今天娜達麗要去找銀納、阿爾卡的也福娜量短衫。明天又要；不，不行！這不是醫科大學女生所應有的生活。醫生應當博學多見，多看書，多思考，要經常探尋真理；他的眼光應當遠大，洞悉將來；不應當以既得的成績自安自慰。只有前進——才是真正醫生的格言。

我要改正自己的缺點。克制自己。二十二日，星期日，算作舊生活的最後一天。從星期一起，打倒消遣，效勞科學萬歲！

### 星期日

現在我才完全明白，是戰爭開始了。早晨，我剛穿好衣服，父親進來，他抱着我把我的前額吻了幾下。傷感異常。他已經什麼都知道了。可是什麼話也沒有對我

說。城裏的人却什麼都還不知道。我走着，只見擠滿人的電車分向各火車站奔馳。火車由各該站開往以下各地：彼得哥夫，兒童鎮，謝斯特羅列茨克，加琴納，巴福洛夫斯克，海岸，森林以及遠方的窄狹河流區域。大家都穿的是夏季白色服裝。一片擁擠與笑聲。我乘的是六號電車，真覺得舒服，輕快，熱鬧！可是爸爸此時已經知道了一切。連媽媽也許都知道了：

戰爭開始了。我於四點十五分鐘的時候轉了回來，只見一切都變了樣子，與我走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忽地颳起風來，塵土飛揚。一些小紙塊在廣場上亂轉。我的心房砰砰跳個不停。然而我還是莫明其妙。不知怎麼竟流下淚來，像小孩似的一面走一面哭，無論如何也止不住淚，只有一句「不可挽回了」，「不可挽回了」的話在刺激我的耳鼓！究竟是什麼不可挽回了呢？只見一些老胖婆娘在小舖裏買了很多火柴，整兜整兜的買，並且互相吵鬧着。我聽着她們的惡罵聲和一個醉漢在搥搥蕩蕩的亂唱聲而心中却想着「不可挽回了，不可挽回了」。

家中空空如也，父親沒有在家，他的書桌抽屜都開着，地毯上落了一些碎菸，格拉沙在廚房裏嗚咽涕哭，哭得像死了人一樣。

戰爭開始了。

只聽爸爸辦公室的窗戶拍嗒拍嗒作聲。

——爸爸在哪裏？——我問格拉沙。

——出門了，——格拉沙大聲哭道。——出門了，亞歷山大、依萬諾維赤出門了。哎喲——喲，再看不見我們的神鷹，再看不見我們的好人了！

我驟然聽到這話，覺得有點好笑：我那樣胖的爸爸竟然成了神鷹？

我向各處打電話，什麼地方也沒有人接。

戰爭開始了。

一切都混亂起來。我正在打電話的時候，寶良來了。他的打扮差不多完全是軍人的樣子：皮帶，軍用皮包，望遠鏡。爲什麼帶望遠鏡呢？

——好看空中戰鬥，——寶良答。

隨後他說的話大致如下：「要快些到前線去才好。手直發癢，恨不得馬上就去打那些鬼東西」。或說：「經過一個月就可完全把窮兵黷武的法西斯主義打垮，結束戰爭了。秋天我們就可進到柏林」。

我聽着寶良鎮靜而確有把握的聲音，覺得高興。

——你在這裏吃飯吧？——我問。

寶良一面吃着菜湯，一面說話。他說的很多，照他說來，一切都是順利的。他好像確實知道，希特勒有怎樣的軍隊，他們中間將怎樣開始渙散，何時他們的煤油告罄，他們將怎樣感到鋁的困難，而且還講到什麼鋁的問題。

——當樹葉開始發黃的時候，我們就進到柏林了，——他這樣總結了一下，就開始吃起肉丸子來。

太陽已落西山，寶良還吧噠吧噠的吃着。天色不會再黑——因為現在我們這裏正是白夜的時候。

門軋的一聲，蔡青科、樹拉進來了。好一個可愛的胖樹拉！他是如何的愁眉不展呵。可愛的樹拉，向來沒有從正駛着的電車上往下跳過，他既不會浮水，又不會吸菸，更怕滑玩「阿美利加小山」。

——真是好新聞，——樹拉進來說。——同事們，你們喜歡不？

——這個戰爭是不容忍怯夫的，——寶良吧噠吧噠的吃着說。——戰後只有英

——我若不是英雄怎辦？——蔡青科問——若是我生性就不能當英雄怎辦？

——是你的事情。

——『你的』是什麼意思，我連戲院子的槍聲都怕的不得了，還說『你的』

哩！

寶良吃完飯，剔着牙又說道：

——這種談話很無聊，我不是愛談這類話的人：

晚上我同媽媽睡在一個床舖上。只聽她在低聲哽咽，而我也無法安慰她。於是我就說起寶良的談話來，並毫無把握的誇獎他。

——咳，娜達麗，住口吧，——媽媽說。——這都是些傻話。戰爭不是好玩的，要有多少好人將在這次戰爭中犧牲了。我的好孩子，我的小女兒：

我倆就這樣躺着一同哭，直哭到爸爸回來。爸爸坐在我們床那頭，就黃油吃麵包，隨後又找菸，並氣呼呼地鼾喘着。他鼻樑上的眼鏡在閃爍發光。

——你接到委任了嗎？——媽媽問。

——差不多了。

——往什麼地方去？

他生氣似的解答起什麼複雜事情來，我聽不懂，然而對於媽媽却是很瞭然的。

——誰到那裏去擔任總外科醫生？——媽媽問。

爸爸把手一揮。氣極了。可又忽然說道：

——大概你可以跟我去擔任X光員的工作。只是哪達怎麼辦呢？

——什麼「怎麼辦」？——我問。——我是年輕力壯的醫學員，難道會留在列寧格拉不成？我的知識固然還少，可是我還不能當個衛生員嗎？你們說，我能當不能當？

父親猶疑地望望我，說道：

——你能當——不過不好就是了。

我很生氣，一聲不響。父親向來對待家人有些粗魯，對待外人敬而冷淡。

一陣沉默。

媽媽猛然問道：

——亞歷山大，你非到前線去不可嗎？

——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父親答。

——那末說，你就是願意到前線去當外科醫生了。可是要知道，還有深後方的軍醫院哩。我認爲，按你的科學名義和學位：況且你又不是黨員：

——那又怎麼樣？

——我們很可以都在一塊工作，全家：

隔壁辦公室的電話響了，因此這種談話——這種可怕的，不體面的談話——就停止了。

——媽媽，不要說吧，——當父親走出後我這樣低聲勸說。——媽媽，不要說，千萬不要這樣說！你是很知道他的。你若是不願意到前線上去，你就不去，可是不不要勸他呵，什麼話也不要說，千萬：

父親沒有從辦公室裏轉回來。我去找他。他冷冷淡淡地低下前額讓我吻了一下。

——不要生氣媽媽，——我央求說。

——不管你的事，——他淡然回答。

我一面寫日記，一面聽見他在辦公室裏踱步的聲音。這時他是多麼鉄面無私，不可通融呵！我親愛、剛強的父親，直爽、不屈、毫不遷就的父親，祝你晚安！我願意效法你的一切！

### 星期六

寶良一天比一天的軍人化起來。今天他的軍用皮包上已掛起了指南針，還帶了一個口哨。

——若是能夠抓住傘兵，口哨是很有用處的，——他對我媽媽說。  
媽媽沈思的點點頭。

在喝茶的時候，寶良又大發了一番議論。

——你帶暖壺幹什麼？——媽媽問。

寶良帶暖壺，原來是準備在空襲警號時用。若是遇到空襲警號，需要在防空洞中蹬很久的話，寶良想水喝，那他這暖壺中帶菓子漿的熱水是很方便的。

——您知道：我有時患羊咳：

我聽到這裏，覺得又好笑又有點討厭了。他竟然想出了什麼羊咳的名詞。寶良仍滔滔不絕的說：要趕快赴前綫去打法西斯蒂，要趕快轉爲進攻，要猛烈地攻打他們，把他們摧毀，消滅，斬盡殺絕：

我走到電話跟前。忽然聽到是爸爸的聲音說道：『你到我這來』。我來到他那裏。只見他獨自坐在醫生室裏，背彎彎的現着滿面倦色和愁容。在他面前擺着一瓶寶爾若礦水和一個茶杯。我真喜歡看爸爸穿着用綳帶當腰帶的長外套和戴小白帽的裝束。

——唔，坐下吧。

我坐下。而俄國偉大學者皮羅郭夫在牆上直瞟我。他是爸爸的聖人。爸爸到處都帶着他這張像片，想必也會把它帶到前綫上去。

——你母親怎樣？——爸爸問。

——沒有什麼，還好。

他沒有聽到回答，就帶着小白帽點點頭。他是禿頭頂，怕冷，所以在醫院裏差不多總不摘他那頂小白帽。

——你願喝寶爾若礦水麼？

我本來不願意喝，但知道他喜歡寶爾若礦水，所以我也就表示願意喝。他望了望我，乃驟然說道：

——娜達麗，你已經成大姑娘了，你應當瞭解我。葉列娜、巴甫洛福納總是什麼都怕。甚至也怕我的論文題目。她認爲這種題目太冒險了。我知道我的脾氣不好，我知道：

門一開，盧德涅夫醫生進來了。此人身材高大，頭髮朝後梳得光光的，他性情的剛毅森嚴與毫不遷就的精神也同我爸爸一樣。他已穿起了軍裝。

——差兩分鐘不到八點，——爸爸說。——就是在戰爭環境中，您也不遲到。

——這是您的教訓，——盧德涅夫醫生很客氣又很冷靜的回答。

我父親與盧德涅夫都是以自己明確精神見稱的。

——請坐下。

——謝謝，亞歷山大、依萬諾維赤。謹聽尊命。

我父親的面色微微一紅，說道：

——我察明了，我的女兒已上了呈文，請求派她到前線去。這不是她告訴我的。我的女兒不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大概是怕我阻擋她。

父親這時並不看我。我的臉一陣陣發熱。

——我並不打算阻擋她，——父親繼續說。——我倒是很願意帶她去，只是覺得有些不大方便。到前線上，我恐怕不能很客觀的來看待她。爲要避免人們說我寬待自己女兒，我就得對待她比對待別人更嚴格一些，但是我不願這樣作，因爲戰爭的艱苦已經使人夠受了。因此我決意把她委託給你，請您多多費心，幸勿拒絕。

父親鎮靜、流利、客氣的繼續說着，而我覺得盧德涅夫在冷靜的望着我，我越不作聲，越不敢抬起頭來了。

——她的知識太少，——父親說，——但是我知道她的性情，因此我覺得不致因這個贅累使我在您面前丟臉。娜達麗，你願意不願意跟阿甫蘭、莫伊謝維赤一同到前線去？

——我一個人也可以去，還不是有許多姑娘都是自己去，——我答。  
——要相信，我是不會爲您造成優越環境的，——盧德涅夫醫生說。

——那末就算決定了吧？——父親帶着商議的口氣問道。

盧德涅夫默然不語。可見問題是向我發的了。

——謝謝，——我說。——我想不致使盧德涅夫醫生爲難。

就這樣決定了。

軍事委員會認爲我合格。發給了軍裝。

列寧格拉城好像故意顯得更美麗，更好看了！……

## 星期六

沒有工夫，沒有工夫，總是沒有工夫。已宣佈過空襲警號，不過還沒有拋下什麼東西來。德寇在吓嚇我們。媽媽總頭痛，父親已經穿起軍服，快起程了。媽媽說她見不得戰爭，因而要到烏拉爾瓦麗婦孺那裏去。我不怨她，因爲她有病，神經衰弱，時常涕哭，常因一點小事就把我責叱不已。

我在街上遇見了寶良。他還是那麼樂觀，看來，他像是從他父親那裏又聽到了什麼消息。據他說，德寇業已處在最後一息，他們的損失很大，到二十號就完全被

止住了。當我把他這話告訴給父親時，父親很詫異的望着我，問道：

——爲什麼正是到二十號呢？

這時蔡青科、樹拉在場，他把兩肩一縱，插言道，他是憂柔寡斷的悲觀人，總很擔心將來。

——傻子！——父親高高的叫了一聲。

樹拉的臉氣得發起青來，正要回答，可是父親已經走了出去。我向來也猜不到，父親在每下一分鐘時會說出什麼話來。

我同樹拉講了半天。這個可憐的小胖孩，真氣壞了；實話說，我很可憐他。他長的一條腿短一條腿長，戴着一副大眼鏡，說話咬舌兒，真是無能極了！真是不幸極了！而我還欺負了他。我說，大概父親認爲嘴說比親身去作戰太容易了，所以才罵了一句。

——我要剷除這種暗刺，——他說，——我非剷除不可！

他說了就站起來。我答了句什麼話，現在記不清楚了。然結果，樹拉的面色完全改變，把幾張字據向桌上一拋，就嚷了起來，說什麼並不怨他，什麼地方也不收他，他是個廢人，他已經寫了許多呈子請求不要把他當成臨陣脫逃的人看待。我

本不想看他那些字據，而他竟把這些字據直舉到我的臉上，並且嚷上邊寫着什麼要剷除呵，要堅決要求啦，甚至我父親也不敢怎樣呵等等一大套：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安慰住。隨後他就訴起自己的衷情來。蔡青科對我述說自己的實情，說他是個病態的怯夫，對於轟炸一事，甚至連想都不敢想，他是軟弱無能的，他不敢想若是德寇自動槍射擊他的時候，他將嚇成什麼樣子，雖然如此，他却非要到前線去不可，那怕到戰線上有十分之九是嚇死，而不是被子彈打死呢。

——好，——他結束自己的話說。——現在你可完全知道我了。  
他說完就走了。

爸爸從醫院裏打來了電話，叫我替他向蔡青科這怪物賠個不是，請他原諒爸爸的。話說得太粗魯。我的爸爸是多麼可愛啊！

### 星期三

27  
列寧格拉近來更加美麗起來！可是我却沒有工夫與它作應有的告別。既沒有工夫到冬渠跑一趟，也沒有工夫跑去望一下橋樑，更來不及去觀償一下新荷蘭。

真是樂子！

蔡青科、樹拉在電車站上抓着一個「傘兵」，這原來是某歌劇戲院的一個演員。把他氣壞了，大罵樹拉是混蛋，是「患熱病的傻子」。真是一幕滑稽劇；蔡青科捉拿傘兵！

我們這幾天就要起程。我們——這是整整一隊人。我們裝車，上貨，抬搬不已。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北方戰線。到卡列里亞去。這是我向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可是爸爸已經到過那裏，他年青的時候在那裏擔任過地方自治局醫生，他說再沒有比這個邊疆更漂亮的地方了。美麗盡其美麗，而我這時却在接收襯衣、毛毯、拖鞋、外套和睡衣等物。寶良打來電話，說我安排得真好極了——沒有風吹雨打，又光亮又溫暖。

真是個怪人！

可憐的樹拉仍在跑來跑去，因為身體不好，什麼地方也不收他。昨天我陪他去見了一個大長官。那長官問樹拉是否受過傷。

——我沒有受過傷，——蔡青科答，——可是被保姆摔過……

最可歎的是他真被保姆摔到馬車輪子下邊過，所以他從小就成了殘廢。

——您到底能作什麼事情？——大長官問樹拉。

——我不知道。

——那您爲什麼找我？

——請您出個主意。

——怎樣的主意？你舉個例子。

——請你告訴我，怎麼可以到前線去參加戰鬥，以消滅法西斯毒物吧。

這次談話就這樣完結了。

## 星期二

媽媽還在星期日，就動身往烏拉爾去了，今天我又送走了父親。盧德涅夫持一大束鮮花來到車站上，很冷淡的送給了父親。他倆臨別的時候，既沒有接吻，又沒有吐露一點稍微親熱的詞句，也沒有交換一句任何有深刻意義的談話。而我却知道，父親很愛盧德涅夫，盧德涅夫也很忠心於我的父親。

我竟然哭了。因為當父親走進火車箱裏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永遠再見不着他了。他穿着軍服，像年輕了一些；肚子縮小了，肩膀也寬了，兩手更有熱力了。

來給父親送行的人很多。我心中起了以父親自豪的感覺。

——爸爸，再見！我唯一親愛的爸爸，我最好的爸爸，再見了！

樹拉也落下淚來。他與我父親作別的時候說了一句很難懂的話，帶有「辯證法」的字眼。我父親原來是個真有辯證性的人哩！——他竟回答道：

——唔，謝謝你，樹拉，你真使我這老漢高興！這是使我一下忘不了的：

現在，我們家裏的情形令人難堪極了：空虛，冷淡，悶人與立刻現出的蕭條景象。現在我們也快起程了。

### 星期一

我們乘的火車向北方駛進。我在寫自己的日記。蔡青科、樹拉隨漿洗隊跟我們一塊起程。謝天謝地，可把他收下了！他很得意，可是又怕我們的火車遭到轟炸。

我們樂觀主義的武人寶良却出了一段很有趣的歷史。蔡青科在動身那天給他打了個電話，知道了這位年青力壯的小伙，竟然以唯一識桑木專家資格隨同父母到塔什干城去了！他從什麼時候並且怎樣而成了專家呢？！

老誠忠厚的蔡青科、樹拉直到現在不明白：

空襲警號。要來轟炸我們了。我的手直打戰，然而非把開始的這句話寫完不可，定要寫完這段意思，不然我就不是我父親的女兒，而是個一錢不值的廢物。

我結束這段意思：蔡青科、樹拉不明白寶良之爲人，而我却猛烈瞭解寶良是個什麼人了，於是乾脆就寫個明白：娜達麗害怕愛吹牛皮的人，最怕這種人，不要和這種人來往，不認他們爲同志，爲朋友，最好不和這種人認識！

我所乘車窗上的玻璃震碎了。

轟炸過後再繼續寫。當炸彈落下的那一瞬間，一種颼颼的響聲，真使人糾心。人們都說，當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就好像是炸彈逕直向自己落下了一樣。確實響得嚇人哩！

盧德涅夫下了車，坐在鉄軌上。面色始終是慘白的，坐着一動也不動。

可憐的樹拉嚇得跑到樹林裏，而那裏有泥潭，他竟墮到泥潭裏，連衣服都濕透了。大家都笑他，他很不好意思，乃勉強裝出從容的樣子，高聲說道：

——不錯，我確實很怕轟炸，可是你們也是害怕，不過你們是在支持着，而我跑了。我還是要跑。我就是像盧德涅夫那樣坐在鐵軌上，或是像娜達麗那樣像木杆似的豎在車箱跟前，反正也是不能幫助誰的！

他一面說，一面擦身上的泥。好個可憐的樹拉呵！

臉紅得像蝦子一樣紅了。

我們所乘的火車輪子又照常轉動起來：繞過銀色的湖水，越過泥潭、溝谷、河川。經過橋樑而向北，向北奔馳。向北，向遼遠的北方戰線奔馳！

只見路上戰爭的痕跡越來越多：路阜上有德寇新轟炸的炸彈黑坑。據說，被轟炸了的地上經過很久很久連草都不會生長。電線都炸斷了。鐵軌和枕木亂七八糟散了一地。鐵路工人已經開始工作，在恢復路阜，按設枕木，然作工者的臉上都還帶着遭受轟炸的驚慌神色，有人還不時的猛然望望天空：是否又有飛機飛來。

向北方！去作戰！

我在盧德涅夫所乘的車箱前經過。他叫住我，給了我一本墨綠色的小書，上邊印有金字：「凍傷」。我原想這是一本小說。

——看看吧，——盧德涅夫說，——現在是在北方，這也許對你有用處。我一面讀，一面作筆記。

## 寒冷的將軍

到我比現在知道多了的時候：就該同凍傷周旋了。這裏是北方，這件事情，大概是極嚴重的。現在把以往的悲慘數目記下一點來：「在克里木，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的戰爭中，敵方計有一千一百九十四次凍傷，佔全軍總數百分之四以上，而因凍喪命者幾達四分之一」。

這即所謂寒冷的將軍！這還是在溫暖的克里木冬天哩。

再舉一個溫暖冬天的地方來說吧：

「在保加利亞一個軍團中差不多曾有五千五百人凍壞，而在阿爾多利亞一個梯

隊中曾有二百零八人凍傷」。

這還是在阿爾多利亞哩！在我們這北方又該怎樣哩！

「法人進攻時，在維爾敦近郊凍壞了三千六百人，在一師內的一千九百七十一個傷兵中有一千八百六十九個是凍傷的！」。

「日軍佔領滿洲時差不多人人都凍傷了一點」。

親愛的娜達麗，實話告訴你，你將會遇到許許多多大大小小，各種各樣不幸事情。

讀着這本綠皮小書，可惜不能完全懂得。

樹拉假裝他似乎都懂了，其實，他一點也不懂，總而言之，我們都不要再說自己是醫學人員了吧。我們算什麼醫學人員！

火車仍然向北馳進。不過，在車站上或半站上停下的次數比較多些了。

自從那次遭到轟炸以後，我們再沒有遭到轟炸。

## 星期二

在途中遇見有載運傷員的列車。這種列車完全不像我最近在畫報上或標語上所看慣的那種列車。這種列車上邊的工作人員都是很辛苦的，傷員都是由於移動而

疲憊了的，車箱都是載貨的棚車，遠不像我以前所想像的那種衛生火車。

我與這種列車上的一個女衛生隊員談了幾句話：

——你們的工作很累吧？

——我們累算什麼，——那姑娘回答，她接着就指向傷員們說道，——哎呀，他們更累呢。

說了幾句就分途了：他們往後方，我們往前線。我託他們帶去了兩個明信片：一個給母親，一個給寶良。寶良寫了一些難聽的話，給媽媽寫的，是在此情況中所應給母親寫的安慰話，比如說我平安，身體健康，一點危險也沒有等等。

我們來到了目的地。

可是還沒有看到我所期待的那種足以建立勳功偉業的工作，却馬上遇見了這樣一樁情景：一個將來當外科看護的女子——胖子安娜、馬爾科福納——來到我們跟前，怪聲怪氣的說道：

——有趣的新聞。我們現在還不算開始工作。我們暫時在這裏停下，或許停得很久。呵，你們這些小姑娘，我真不敢羨慕……

——爲什麼？

安娜、馬爾科福納臉上現着神秘的樣子答道：

——很快就會知道了。

她躺在自己的床舖上，吸着菸，從鼻孔裏噴着烟氣，並嘆息不已。我們——我和我的同伴：卡巴，燧霞和瓦麗——到車箱外去探聽消息。誰也沒有探聽出一點消息來。只見一片沈重的黑烟遮蓋着天際的一方；那裏有什麼爆炸了，傳來了像呻吟一樣的聲音。這是轟炸引起了火災。每一聲爆炸，我的女同伴們就打一次冷戰，連我也失了常態。有時從遙遠的天空中傳出一陣難聽的響聲。於是大家都仰起頭來靜聽。

——又飛來了，——燧霞說着直打冷戰。

——真嚇人，真嚇人，——卡巴低聲說。

瓦麗一聲不響，可是臉色嚇白了，她那兩隻碧藍的眼睛映着慘白的臉色竟成爲鮮藍色了。傳到我們這裏來的烟氣和火味使人難以呼吸，喉嚨作痒，頭發痛。

我們與盧德涅夫告別。他穿着軍大衣，戴着軍帽，背着兵士行囊，下車了。他

的嘴緊緊閉着，耳旁微紅，皮膚內的青筋顫動。他穿着軍大衣，熱得滿額是汗。腰間的那支手槍也掛得不很自然。

——姑娘們，再見，——盧德涅夫醫生說。

——您到什麼地方去？

——很快就會見面！我再不能等了。

——您究竟到什麼地方去？

盧德涅夫用手一指。就是順着枕木那個着火的地方，傳來烟氣的地方，落炸彈的地方。

我們可有什麼話對他說呢？

我們與他握手作別。只覺得他的手又乾又硬，指長而有力。

——這裏都安排好了。我已經下了命令——他說了這句就再沒有什麼可說了。

我們望着他的後背喊道：

——一路平安！一往順利！祝您健康！寫信給我們！

他穿着笨重的皮靴和軍大衣，腰間掛着手槍，順着枕木邁進，儼如戰士在前邊走着一樣；他再不是酷愛安那托里、法郎士，再不是在研究院作演講的那位斯文醫生盧德涅夫了，他忽然成了兵士，走起路來像兵士一樣，順着枕木向戰場走去。

他的這種形像就印入了我的腦海。他毫不回顧的越走影子越小了。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安娜、馬爾科福納所說的新聞。這是蔡青科、樹拉極秘密通知我們的。原來就是暫時我們要：去洗衣服。我們大家都去。就在離此不遠的樹林裏。那裏有兩個棚子，一個很長，另一個在近旁由此看不清楚，我們就要到那裏去洗衣服。

蔡青科、樹拉一顛一跛的在我們前邊走着，並且說：

——漿洗隊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却不由的想哭起來。

我們要洗衣服？就是這個？洗衣服？再沒有別的事情？我就是爲這個來的麼？我就是爲這個而在列寧格拉東跑西奔，遞呈子，央求，哀告麼？就是爲的要洗衣服？：

——真蠢！——我自語道。——真不值得，多麼無聊……我並不是爲這個來的。

我不是爲：

樹拉瞪起可憐的眼睛望着我。

——哼，你瞅我幹什麼？——我氣忿忿的問他。——你老瞪着我幹什麼？你以爲，你：

我沒有說出口來：難聽可怕的傷人話幾乎破口而出。然而樹拉已經猜到我要說的這種話了，於是就氣得嗑嗑吧吧的回答道：

——我就是爲這個來的。是！就是爲這個！我一點也不比你壞！我不過拐點腿就是了，——哼，這有什麼不得了！我就洗衣服！我就弄髒衣服！我看這並沒有什麼可恥！沒有什麼不得了！我：是：我！：

他簡直氣得快說不出話來了。

我倆還沒有言歸於好，已有人叫我們上車去聽正式通知。我們搬到那個棚子裏去。運來了髒襯衣。一輛一輛的馬車和大汽車絡繹不絕的拉來很多很多髒衣服，這都是作戰兵士穿得很久、髒得嚇人的灰色襯衣。蔡青科、樹拉終日勞作的那個舊棚

子裏，又臭又髒，充滿了室人的汗氣。我一看見那些龐大的衣堆，衣捆，衣包——所有這些叫我們來洗的髒襯衣的時候，我就不知有什麼辦法了。可是還在往這裏運着哩。蔡青科、樹拉簡直是埋沒在髒襯衣中了，我到棚子裏去，看不見他在什麼地方，我一到裏邊去，總像進到樹林中一樣，要喊叫：

——哎，樹拉！樹拉，你在什麼地方啊？

樹拉也就嗑嗑吧吧的回答：

——在你的——的——左邊。我就——就——出來。娜達麗，稍等——一下。

在另一個棚子裏設着灰汁洗濯器。每次在我們開始洗濯以前，都是先把襯衣用灰汁洗濯器煮一遍。這裏多回都有很多水，潮濕的很，所以那種潮濕難聞的氣味，比樹拉接收襯衣的地方更壞。

然後我們就用洗衣盆洗。我的指甲曾是修飾過的，這時一看自己的兩隻手，不由的吃了一驚：兩隻手都腫了，手皮亮光光的，掌上起了膿子，簡直不像我的手，不認識了。整夜整夜的腰痛，肩膀痛，總而言之，我幾乎支持不住這種艱苦。我的同伴們也都有同樣感覺。我們真累得精疲力竭，工作完後，一躺就睡着了，好像死

了一般，就是有時呻吟起來，也清醒不了。

我們的軍事生活就是這樣度着。

在我們近旁有轟隆聲，有隊伍、有衛生火車、有滿滿載載的長掛列車等等經過。戰爭是在我們的一旁進行着，我給爸爸沒有什麼可寫的。難道只寫轟炸的情形麼？可是要知道，轟炸也是連及和平居民的，不能在信中寫離我們一公里的地方落了一個炸彈，炸死了一隻牛。

總之，我們是洗衣服。我們給戰士和指揮官們洗髒襯衣——這就是我們與戰爭的關係。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覺得輕快了一些。我們已經習慣，已經學會了洗衣服。我們所洗的，所熨的也並不壞。此外，我們還縫綻修補，晚上還有時在我們的棚子裏唱起歌來。燃着小鉄爐，騰着一股熨衣服的氣味，樹拉半睜着眼睛，用一根木柴打拍子，而我們就一齊唱道：

小小鈴兒鐺鐺響，

路上塵土輕輕揚……

小火爐漸漸熱起來，使人欲睡，懶於唱歌了。然歌聲仍繼續着，好像是自己流露出來的一樣。隨後用晚飯，不吃米飯就吃菜湯，喝茶。棚蓋上的雨聲響個不停，真是悶煞人的秋雨：

### 星期三

另一批女子代替了我們的工作。我們起程上前緣去。樹拉也跟着我們。他央求帶他去。我們真有運氣：都在一塊——婁霞，卡巴，瓦麗，樹拉和我。陰沈沈的夜間，我們在炸壞了的路上，在下邊有一道水聲潺潺小河的懸崖上走着，尋找自己的外科汽車隊。我們在污泥中踏來踏去，聽着各車冷卻器間傳來不相識的聲音，不相識的名子，而覺得這種不習慣的軍事生活，有些胆怯。

我們分別上了汽車。我被派到一輛衛生汽車中。這時我累得腦子昏昏。並且很想吃東西。這輛衛生車裏又黑又擠。我好不容易才擠進去，一坐下就睡着了，似乎在夢中聽見蔡青科在不遠的地方說道：

——報告二等醫官同志：

大概我睡着的時候把頭靠到我鄰人的肩上了，當汽車上的電燈發光時，我看清楚了原是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的肩膀。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這個姓氏是我們前線上很出名的；甚至在洗漿棚裏的時候我都聽到過幾次「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我看見她的側面：很顯然的臉面輪廓，豎着的大衣領子，剪得短短的斑白頭髮。她忽然轉過身來向着我，於是我看見了她的眼睛，是一對很年青的炯炯褐色眼睛。

——是看護麼？

她問得聲音低暗。

——是衛生員，——我答。

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像估量似的注視着我。電燈一息，汽車又連蹦帶跳的向前疾馳起來。我又暈了，又緊緊靠住我新認識的人而心中感到對她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信心，覺得她的肩膀，她的大衣氣味，她那青年眼睛的熱烈神情都是可愛的。

我們着手工作。工作很多。戰鬥離這裏很近。重砲的轟隆聲震得空氣盪漾。磊石上，湖面上，彎曲低小的樹梢上都有一陣陣的颼颼飛彈聲。在我們搬運工具的路上，有一匹傷馬，淚汪汪的躺着掙扎。當我們走過的時候，它仰臉向着我們，儼如

求助一般。我忽然看見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走到它跟前，從槍套中掏出手槍來，就照準它的耳朵放了一槍。當時因附近砲聲隆隆，所以差不多沒有人聽見這一槍聲。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連頭一回也不回，就默然躲進軍醫營的一間帳棚裏去了。

接着就是一次空襲。一次又一次。我們——我與婁霞都臥在石塊間。聽見婁霞嚇得直哭，我覺到她緊挨着我渾身亂戰。戰得那麼厲害，差不多像轉筋一樣。

我們分別了。彼此熱烈的接吻，低聲密語，互道約言。

又是空襲。這時我們在一起的，有瓦麗和卡巴。我緊伏在潮濕、冰冷的石塊間，看見附近臥着的婁霞面孔，不由地覺得她長的真好看：小嘴，白頸，清秀的眼眉，多麼：我未及想完。吼的一個炸彈聲，我們緊臥在石塊間，身上紛紛落滿了碎石、土塊、污泥、木片：

空襲過後，我們又開始工作，並聽見婁霞對我低聲說道：

——娜達麗，我真受不住，我會瘋的！娜達麗，我真受不住！我要逃跑了：

我們的總外科醫生，是一個禿頭頂的胖子，長着兩道森然起勁的小白鬚，這時他坐在一個木箱上吸菸。在轟炸時，他被飛石炸傷了腰，直到這時走起路來，仍

然不能直腰。他的名字叫彼得、安得列也維赤。有人告訴我說，他有一種複雜病症（病症名字我記不清了），有時發作，一發作就痛得要命，完全不懂人事。

我有多少時候沒有睡覺了？

我不知道。什麼也記不得了。頭嗡嗡直響，兩手麻木，眼裏像有砂子一樣磨的慌。

嚴寒的晚上。風吹得山谷，岩石，小樹，嗚嗚作聲，又降着傾盆的大雨。真想睡覺，趕快睡覺，只想找個沒有風吹雨打的乾爽地方，躺躺坐坐才好！可是找不着這樣的地方。我們真累得半死了，渾身濕淋淋的打着冷戰，走來走去。沒有地方睡覺。後來我們好容易在將來的綁傷處旁邊找了一個拐角，坐下打起瞌睡來，真覺得舒服！可是忽然聽得有人高聲喊道：

衛生員們，這不是睡覺的地方！衛生員們，你們聽見了沒有？

：寫東西是困難事情，然而無論如何，不管在什麼條件下我還是要寫。  
深秋時節的清明天氣。

敵人的一架砲兵校正機在樹林後面像甲虫似的嗚嗚飛叫。已連叫了一點多

鐘，大概是在窺視打撈什麼東西。這時的北方晴朗天氣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那裏常出現德寇並有炸彈飛鳴。

不過此刻我却顧不到這些。因為我在手術處工作。終日所聞的是醇精、汽油，所見的是血是痛楚與疲憊，把眼睛都累花了。

我們的手術處是設在地窖裏。棚頂上蓋有幾層木頭。有點窒人。寂靜無聲。外邊什麼喧嘩聲也傳不進來。我們在這裏的生活真是單獨的，特別的。彼得、安得列也維赤、盧薩科夫軍醫略彎着腰站在桌子跟前。因為以前腰部所受的傷，到現在還不能直起腰來。他的眼睛發紅，兩頰深陷，連那兩撇有勁的鬍子也似乎沒有精神而萎下了。他那發紅而又微凸的眼睛現着憤恨的苦情。

一個人可以支持多少時間不睡覺呢？

一個醫生可以一連施行多長時間的手術呢？

安娜、馬爾科福納站在一張放着手術工具的桌子跟前，蒙着臉，只露出兩隻睜倦的老眼睛。這時誰也不會相信她只有三十九歲。都會把她看成是快有五十歲了。她老是目不轉睛的盯着外科醫生。只到現在我才明白，她真是個超等的看護。外科

醫生盧薩科夫的兩撇鬚剛一動，然尙未把話說出來的時候，她却已執行了他的意志。例如：

——看護，鉗子！

他還沒有說完，而鉗子就已經在他的手下。

藥棉球！

藥棉球也已放在手邊。

——里斯頓鉗子！

施手術的整個過程都爲安娜、馬爾科福納所洞悉。她那兩隻靈活微胖的小手，多回也沒有遲延過，多回也沒有誤過事，多回也沒有作錯過。

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是輔助盧薩科夫的。我看着她那耀耀閃光的眼睛；看着她那帶着手套的手和蒙着白巾的頭（頭巾低及眉毛間），看着她用亮光光的工具怎樣在引展傷口，使盧薩科夫便於工作，我同時又想到：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在這裏一連站了兩晝夜沒有休息了。

四十八點鐘！

頭一晝夜是她施手術，今天是盧薩科夫接替她，可是她仍然沒有走。

只聽盧薩科夫沙聲說道：

——娜達麗，你去看看還剩有多少人。

當盧薩科夫坐在小方凳上喝水的時候，我沿着台階往外走去。一遇到外邊的空氣，光綫，風，太陽和清朗的碧藍天空，而覺得頭目暈眩了，眼前閃爍着一點一點的金星。在抬床上，或簡直的在大衣上，躺着的傷員。差不多誰也不呻吟。一片寂靜。只有嗚嗚的風聲和山坡後的飛機響聲。我在分診處數了數被指定用手術的傷員。共有四個人。其中有一個鈎鼻子，滿臉黑鬍的高個子，抬床盛不下他，他腳上那雙滿是泥土並綻了綫的大皮靴遠遠伸在抬床外邊。另一個人，顴骨很高，眼睛細小，傷痛得難以支持而向我低聲說道：

——好看護，能不能給我點嗎啡？或是潘托礪？：

瓦麗正在這裏工作。她低聲對我說：

——不能給。再不能給他了。因為已經給了他好幾次，剛才又給了一次：

——四個人，——我向盧薩科夫報告。——盧薩科夫疲憊的點點頭。

他睡了有幾秒鐘。我看見他打瞌睡。這是一轉瞬的功夫。盧薩科夫的頭垂下去，小帽也落了，露出了額頭頂；剛一打鼾，馬上又驚愕的把眼睛一睜，連忙說道：

——是，是，是：

他用手掌擦擦口水，就走向臉盆前去洗手。一面洗一面唱道：

白槐的花味襲人香：

他的聲音有點啞，眼睛不由的一眯縫。

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被叫走了。這時施行手術的差不多只有盧薩科夫一人。他和上癩醉藥者以及我們這些廢物。他唱着歌走到桌前問道：

——貴姓？

——上尉赫琅才夫，——那人回答。——伊高爾、尼科拉也維赤。

——砲兵？

——步兵。

這個上尉就是方才向我要嗎啡或潘托礪的那個人。

——是呵，是的……盧薩科夫拉長嗓子說——是呵，是的，年青人，是呵，是的：

我站在棹旁。看見該傷員的胸部皮膚顫動，看見他那高高的顴骨臉上汗珠直流。他裸體躺着，現出粗壯的骨骼和寬大的肩膀，全身佈滿了大大小小的傷痕。差不多沒有一點好地方了，只有臉和頭部還沒有受傷。

——是呵，是的，赫琅才夫上尉，——盧薩科夫拉長嗓子說，——是呵，是的；我知道有一位解剖助手；也是姓赫琅才夫；是不是你的當家子？

安娜、馬爾科福納給赫琅才夫上麻酔藥。他連吸帶罵。罵得很厲害。他罵是反抗麻酔藥，而盧薩科夫却得意說道：

——真是戰鬥的上尉：

開始手術。

我的手心被汗濕透了。因為在準備給這位上尉動手術的時候，我是在撫摸着他的額部，所以我的手心沾滿了他痛楚的汗液。我以前並不知道，人出汗竟會出到這樣地步。

——是呵，是的：——盧薩科夫戴着臉罩歎息。——我們現在就這樣辦：

他那強壯的手在傷員腹部小心翼翼而敏捷的動作起來。他那瞳仁要瞪出來的炯炯眼睛凝視着手指動作的地方。室內異常寂靜。忽見盧薩科夫底長鬚臉上驟然一變，變得可怕——嘴歪眼斜，難看極了，既而又忽的發起白來。

——嗎啡！——他啞聲叫道。

給誰嗎啡？出了什麼事情？

誰也莫明其妙了。一個小瓶砰的一聲摔碎了。

——嗎啡，——盧薩科夫又啞聲說。

這時我猜着了，馬上想起有人說過他有一種怪病來。這是他的病發作了。然而他的手仍在傷員腹部，身上仍穿着消毒外套，我們不能挨近他的身子。他也不能放下手術：

——嗎啡，嗎啡，嗎啡，——他啞聲急喊，他那好像蝦子眼一般的眼珠差不多快瞪出來了。——嗎啡，傻瓜，快點！：

猛然發起的痙攣病，一下就轉到他的臉上來。

我拿起注射器。看了安娜、馬爾科福納一眼。就往盧薩科夫的手跟前走去。

——退回去！傻瓜，——盧薩科夫沙聲說，——不要到我跟前來！

我持着注射器站住。不知怎樣是好……

——倒底往什麼地方？——我問。——往什麼地方注射呢？

——往臀部！

——您不是穿着衣服……穿着褲子……

——隔着褲子……

他突出了圓圓的大屁股。

——往左邊些，——我像在雲霧中似的聽見安娜、馬爾科福納說，——稍高一  
點！

我把針刺到左邊些，稍高一點的地方，就按活塞。我的心跳得厲害。幾秒鐘  
飛快的過去。所有我們的幾對眼睛都凝視着盧薩科夫。看見他怎樣呼吸，怎樣沈靜  
的等候着。又過了幾秒鐘，才聽見他說話了：

——看護，拿淨手巾……

手術又繼續起來。

我望着盧薩科夫，而心中莫明其妙：這位上了歲數的胖子，本來一點也不好，鼻子長的像個土豆，眼睛像個蝦子眼，現在居然使我覺得他那麼可親，那麼可愛，覺得他比我們所有的人都偉大得不可比擬，覺得不是我幾星期以前所知道的盧薩科夫，而是另外一個人，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

其實這就是他，完全是他。他又像二十分鐘以前那樣令人討厭的嘟嘟起來：

——是呵，是的：

又那樣罵道：

——看護！鬼東西！衛生員！小豬子！

我聽着這話，反更覺得佩服他了，只要他罵得心裏痛快，我就甘願聽他罵。

手術完了。

盧薩科夫從手術室走出去，躺在石頭上。我看着這位短腿，紅臉，身穿外套，長有兩撇鬍子的盧薩科夫而想起早已忘記的童話中所說的一個詭譎肥貓來。尤其是當他打起「唵嚕嚕——木嚕嚕，唵嚕嚕——木嚕嚕」的鼾聲時，便更像個貓了。

我又去數數傷員，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原來是四個，一個已經施完手術，可是還剩下二十八個。

怎會這樣？：

我又重數。

這簡直是不會有的事情。

我叫醒盧薩科夫。他馬上輕輕的站了起來，這時我想他一定要像貓似的伸長一下了，然而不知爲什麼他却沒有伸長。

——二十八個，——我說，——還有二十八個。

——二十八個，——盧薩科夫謙虛的重復了一句。

給他端了一杯茶，他慢慢的喝了茶，往手術處走去。 桌台上已經躺着新的傷員。隨後就是一個又一個：

——看護，藥線，——我像在夢中似的聽到，——見鬼！：

其實，他這並不是罵我們。只是像說夢話似的瞎噓噓罷了。

在夜間我又報告：

——二十一個。

此刻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代替盧薩科夫工作。盧薩科夫坐在地窖門洞裏睡覺，並打着：

——唵嚕嚕——木嚕嚕，唵嚕嚕——木嚕嚕……

我坐在地板上也打起瞌睡來。

可是凍醒了。天已發亮。外邊下雨。我悵悵惚惚的走出去。看見有人在巨石後邊卸汽車。我的腦筋糊裏糊塗。原來就是蔡青科、樹拉在那裏卸傷員，並且咕咕吧吧的喊着：

——輕一些！——下！

這真是怪事，樹拉竟然長出了鬍子。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會長鬍子。

——樹拉，你累了吧？——我問。

——這——算——什——麼，——他回答，——小——事——一——段。

說了就又繼續指揮起來：

——輕一些！——齊來！

——輕傷的自己走。重傷的乘車。我們都分成隊，又工作了一晝夜：分配，施手術，綁藥布，醫治，喂飯，送上汽車，接收和派送。

這一切就叫作「川流不息」：

「川流不息」完結了。

德寇和芬匪進攻，向前硬闖，硬碰。到處都傳來不好的消息。

雪花靡靡。天氣很冷。我着涼了。盧薩科夫醫生站在自己地窖門口，吹着「白槐」詞的口哨。我懂得：他是在想念自己的家庭——不知流落在西方何處的家庭。

我爸爸也沒有來信。

冷颼颼的秋風吹着：

星期一

我醒來時天剛發曉，去招顧自己的傷員；我已經有了「自己的」：有自己的傷員地窖，有自己的責任，我已經不只是跑腿了。我到那裏作完了應作的工作。於是走到外邊，只見赫琅才夫上尉順着小道走來，手裏拿一枝未吸完的紙菸頭還在

冒烟，帽子戴到前額上，低及眉邊。

——啊，看護，你好！

——啊，少校，你好！

他問我爲什麼稱他少校。我答：

——你爲什麼稱我看護？我本是衛生員，並不是看護！

我們談起話來。只見他瘦了一些，而上少了血色，然而他那細小的眼睛仍然是笑迷迷的很神氣，所以與他談起話來覺得輕快異常。他站着，嘴裏咋咋噁噁作響。

——您怎麼咧？——我問。

原來，他是牙痛。已經痛了好幾天。在戰場上說牙痛，當然不很方便，但是

要知道：

於是他的臉上現出了極抱愧的神氣。他瞞了一下眼，問道：

——有人告訴我說，當給我施手術的時候出了一件事情。也可說在施手術時算是非常的事情。這是真的呵？

他自己接着就述說起當時盧薩科夫的經過，盧薩科夫怎樣喊叫我以及我怎樣給

57 他打嗎啡的情形。

——這樣說來，——他說，——您是最密切參加施手術的了。是不是？

我站着一聲不響。雨、雪濛濛的下着，寂靜，無風。赫琅才夫又掏出一枝菸來吸着說道：

——我不就誤您工作嗎？

——那裏話！——我答。

隨後我領他到我們地窖喝茶。安娜、馬爾科福納認出是他來，瓦麗，蝶霞也都認得他。他對大家都很客氣，都一律看待。他喝茶喝得真多。我很覺驚愕：一個人能喝那麼多的茶。

他的談話多半是關於西伯利亞的事情。他是西伯利亞人，當教員，會打獵。蝶霞把身子向前探得多遠，笑媚媚的望着他，聽他講話，又把手指骨節按得乒乒響，笑也特別了，平常沒有這樣笑過。

真使我覺得很難爲情。

當赫琅才夫臨走辭別的時候，她說道：

——請隨時到我這來！小小一點工夫是會有的吧！

「小小一點工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到我這來」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又與嬋霞有什麼關係呢？

我與赫琅才夫一塊從地窖裏走出來。

——至於前線上的情形，——他說，——您若是願意看看的話，可請到我營部裏去一下。從我那裏看得清楚的多。可以從最初步來試試您的衛生工作。好不好？

嬋霞忽然出來叫道：

——呵，你們還在這裏呢？

她說了這句話就向着一條小道跑去，跑的很特別，從前沒有這樣跑過。

我們軍醫營營長是位青年，姓鉄列根，不愛說話，常吸菸斗，每逢命令我們作什麼事情的時候，總像大姑娘似的臉上起一陣朝霞。

我去見他：

——我可以不可以到赫琅才夫營部去一趟？

他低着頭看看我，問道：

——爲什麼？

我說明了理由。並補說我們現在不忙，沒有事情。恰在這個時候，盧薩科夫走了進來，鼻子嘖嘖了幾下，說道：

——大概是愛上了吧。我們懂得這回事。

總之，當下什麼地方也沒有放我去。可是過了幾天，他們要派我到那裏去。事情巧合了。我不詳細寫，總而言之，是鉄列根窘迫的把我派去了。

還在途中離衛生汽車不遠的地方，爆炸了一個雷彈。汽車的整個冷却器已被炸壞，往前只好步行了。而且就地曉得了德寇和芬匪正從高地向湖汴包抄前進。冰雪已經溶化，到處都是泥濘，又濕，又滑。真要命！：

最使我詫異的，就是在戰爭中我們的衛生工作，與我從前在書本中所看的完全不同。在書本中是整齊整齊的女衛生員從整齊整齊的戰場上抬運整齊整齊的傷員，而在這裏真正的戰場上，首先就是沒有一點秩序，完全不像教科書中所說的那樣。

首先最困難的，就是無論坐汽車，無論乘馬，無論用抬床都走不通。湖水泛漲，泥潭很多。看怎樣走吧。烏烟瘴氣，潮濕難堪。我的全身都濕透了。連自己的身子都難於拖動，何況還有藥囊呢，加之去向渺茫，不知何處去尋找。我記得在書上寫

着有一種路標給指明路程，可是在這裏只是一片霧氣茫茫，什麼也看不見。迫擊砲響個不停。到處都是潮濕，無處可以安置傷員。加之軍醫助手也帶了傷……我拖着

他，他的身子很重，我覺得連自己也要累死了。他又愛着急，時時往前掙，總說要自己走，可是又不能走，總是倒。隨後我看見在泥潭的小崗上坐着一個人。是個紅軍兵士，然而我沒有法子到他跟前去。四下都是水、雪和泥濘。我鼓了鼓氣力，下到了冷泥中。很難受。水沒到胸部，後來竟沒到頸頸了。這樣的泥水實在使人難於邁步。於是心中想道：「怎麼把他從這樣的環境中弄出來呢？」後來，結果還是走到他那裏去了。我的藥囊沒有濕，因為是頂在頭上走的。而那人是個年青中士，已經失了知覺。是炸片擊傷的。我一面救濟他，一面想着怎樣把他送出去，怎樣把他從所謂這樣的「戰場上」拖出去的問題？怎樣拖着他過水呢？浮過去麼？他還有自動槍，鋼盔，行軍囊。而我自己還有藥囊。四下都有雷彈轟鳴，天色又漸漸黑起來。我的中士怎也不見清醒。我拿出了緊血帶，綁住他的胳膊，不多時，覺得到時候了：尤其可怕的，就是連我們的人一個也看不見，戰鬥轉向右方。迫擊砲聲已經停止。然仍不見一人。我苦透了。又得經過泥潭，於是把一棵樹幹放到水裏，將中

士縛在上邊，然可恨的樹幹直滾轉，真怕人：怕中士喝了水怎辦呢？我緊緊的抓住樹幹，推之前進，同時又怕自己也喝了水。不知怎的，竟找不着來時的道路，因此走了另一條路，水更深了。又怕浮水，因為浮水可能放鬆樹幹，丟掉中士。

終於把他拖了出來，而我也落下淚來！一點氣力也沒有了：指甲都離開了肉，直流血，衣服有一千普特重，泥水嗆得作嘔。然而我怎也不能把他丟下！因為丟棄傷員就是卑鄙的行動！我哭了一頓，於是又想了個笨法子——把他綁到我的背上。背着他走，三步一跌，五步一倒。大概由於這種跌倒的原故，他竟然甦醒了。

——等一等，——他說，——不要背，我自己走。好看護，給我點酒喝，我可以走了。

——好看護！——這是多麼好聽的一聲呵！我想，誰若是在這個光景聽見這一聲，誰也是不會忘記的。

我給了他一點酒喝。

——吃的？

我給了他一點乾麵包。中士吃着，沈思了一下，說道：



真怕人：中士喝了水怎办呢？

——真不錯。我現在有力氣了。好看護，來，我背着你吧。

於是我倆一同往前走去。他姓彼列赫列斯特。

親愛的彼列赫列斯特，祝你平安！也許我們以後還會見面。

把彼列赫列斯特引到大路上，我就走了。我又拖出了一個大學學生，是個排長。

原是由戰士從戰場上拖出來的。他原來對戰士們說可以自己往前走，不料竟陷到了泥潭中。到病棚裏我給他脫靴的時候，他不讓脫：

——不要脫，太髒了。

他姓巴拉寶什——巴拉寶什、沃洛甲。

可愛的沃洛甲，也許我們以後還能會見。在分手時，他向我說道：

——戰後，在列寧格拉，恰在六點鐘的時候！到戰後，我不喜歡人家遲到。好看護，我們要守時間！

這句話我已經聽見了多少次，有多少唇乾嘴焦的人，向我低聲說過這句話，有多少優秀的人，忍住痛楚勉強不哼，而向我說：

——戰後，六點鐘：

是，是的，戰後，六點鐘，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並且不要遲到：是的，戰後我們一定要到那裏會面。戰後，每天六點鐘的時候，我要到拱門前去走走，那時一定會遇見由我救護過的人們。我將與他們每人握手，與每人接吻，携着每人的手，同每個人都到涅瓦河街去逛一趟。每個由我救護過的人——當時歷盡痛苦，長長鬚鬚，渾身濕透，凍得戰慄發抖的人——都是我所尊貴所親愛的人。他們這些已往的青年，到勝利後，穿起便服來，將是怎樣的呵？他們將看見以前那些沒有注目而被忽略的東西，會覺得是如何的高興呵！戰後，勝利後，在六點鐘，一分鐘也不差，我們將擺設如何的宴會呵！：

上凍了。我很冷。冷得要命！我向來也沒有經過這樣的冷。我全身都凍成冰了：棉褲，棉襖，皮靴，襯衣，制服都凍了。牙戰得上下不能合攏。凍的真厲害。沒有星辰的夜間，一片烏黑。我與衛生員提莫菲也夫正彼此呼應着。忽然聽見一個相識的聲音喊道：

——娜達麗嗎？

原來是赫琅才夫上尉。他把我拖到了一個地方。我馬上覺到窒息得難於呼吸。

原來是到一個地窖裏。爐子着得通紅。給了我一杯燒酒。我就像喝水似的一氣喝下去了。這時我覺得什麼與我也沒有關係了。只聽一個電話生喊道：

——頓，頓麼？頓，你倒底是怎麼一回事，頓！

他們用軍大衣給我遮住，讓我換衣服。給我的乾衣服都是男子的：結帶的襯褲，長長的汗衫。過於長的藍馬褲。我提了又提，怎也提不到頭，真長極了！隨後打裹腿，穿皮鞋。往下就什麼也不記得了。原來當我坐在一塊木柴上穿皮鞋的時候，忽然睡着了，後來從木柴上摔倒才驚醒過來。

：夜間。我們砲隊轟擊的火力，震得樹林亂動。我累了，腿直打彎。這時我好像在夢中似的聽見赫琅才夫嚷嚷說話，說什麼他已經聽厭關於這些包圍的話了。

——我不准說！——他喝道。——這是造謠，胆怯，並不是別的！不要瞅我，  
瞅我就不行！

他才刮了臉，身材削瘦，面色黧白，氣忿忿的。他那兩隻細小的眼睛，炯炯出神。我要往第二棧抬傷員去。這時我的見識已經不少。我從戰場上拖過傷員。我用大衣，雨衣，甚至用繩子拴住雨衣拖着傷員爬過。槍彈在我的頭上亂飛過；當我

拖着傷員爬行，爬一二百米遠，拉到第一棧，從第一棧又拉到第二棧，再從第二棧：的時候我真怕極了。這真是牛馬的重工作。我的腰都累痛了。有時竟哎喲起來。要拖着傷員走很久——約一公里遠，而且路又很難走：冰，雪，泥，水，真是又髒又滑。我還組織了衛生隊。因為這裏的自然界很荒野，到處都是凸凹和泥潭，很可能遺漏傷員。因此我們大家：衛生員，醫生，看護，醫生助手都一個挨一個並排起來，沿着連隊進攻的道路一齊往前進。一面走，一面嚶，嚶的喊叫。喊聲不高，然而總是喊着，若是我們看不見傷員，那傷員會聽見我們的喊聲而自己也喊起來。我們這樣找了一個又一個的傷員。他們都已經餓昏了。有一個交通員半天還沒有相信我們是自己人，他竟罵起來，甚至要開槍了，並且說：

——你們若是芬匪的話，我就連自己也炸死，可小心些。

他氣沖沖的。

他姓伊里琴科。

伊里琴科交通員，戰後六點鐘，到總參謀部拱門前！：

## 我們在澡堂中的一次經過

我們地窖裏所有的人——安娜、馬爾科福納，我，卡巴，瓦麗，嬈霞——都往澡堂去洗澡。

我們的澡堂是設在一個帳棚裏——一半是布棚，一半是木房，不是設在地窖裏。我們脫了衣服，都向安娜、馬爾科福納身上擦冷水取樂，引起一陣哄笑。卡巴被熱水燙得叫道：

——羅吉昂諾夫，你瘋啦！要把水弄涼一點！

羅吉昂諾夫是我們的一個戰士，他經管潰水浴器。

他在外邊也直喊叫，然而喊的什麼，聽不清楚。隨後一切就緒，冷熱均勻了。我們一面洗頭，一面談論誰的體格好看。

正在這時，轟隆一聲，響得真厲害！

安娜、馬爾科福納馬上一蹲就爬往一個角上去了。我們也都各找自己的地方。

而嬋霞喊道：

姑娘們！空襲呵！

又轟的一聲！木片飛揚，一塊鉄片墮了下來。烟氣騰騰，登時着起火來了。

安娜、馬爾科福納喊道：——姑娘們，往壕溝裏去！

我們都是赤裸裸的。並且外邊雪花靡靡。真糟糕！想穿衣服無論如何也沒有可能。嬋霞已經開開門往外跑去：只見從她那美麗窈窕的裸體上冒着熱氣。跟着就是安娜、馬爾科福納像蛤蟆似的一跳一跳的爬去。並且用洋磁盆蓋着頭。真是心眼多；接着就是卡巴，我，最後是瓦麗！

當然這時什麼也顧不得了。

其實，飛機早已飛走。但後來一想，真是好笑——真羞得難以爲情。要知道，我們都是裸體跳到壕溝裏去的。還下着雪。並且誰也沒有着涼！

#### 星期四

69 親愛的娜達麗，你該怎樣喜歡吧？有名的蔡青科、樹拉竟然領得獎章了。誰會想到這種事情？噢，這個樹拉是多麼可愛呵！我高興得把他的兩頰吻了又吻。他又

高興又害羞，竟不相信自己的兩隻眼睛了。

現在我就照蔡青科衛生員自己的敘述，來記出他的這段歷史。

## 這是怎樣發生的

：這是怎樣發生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你很知道，我生性就不是勇敢人，甚至可以說有些胆怯。一般說來，我不是真正有指揮官氣概的人。差的遠……

你還記得，當軍醫營遭第一次轟炸時，我把頭鑽到消毒器下邊了嗎？連我自己想起來都覺得難爲情，可是我的智覺神經却不肯抹煞這幅丟臉的圖景。你知道，我是專好分析心理的人。大概你還記得，我曾打算研究神經病學：總而言之，當我陷入戰場的時候，當然是害怕極了。甚至連那些機關槍——討厭的東西！——都弄不清楚，不知道哪種是哪一方面的。最嚇人的，就是它那沈重的聲音。後來我的一個同伴——衛生員對我說道：

——我們陷到交叉火線了。

什麼交叉火線？爲什麼是交叉火線？這就夠受了，又來什麼交叉火線。我最恨人向我說那不明不白，煞費猜疑的東西。總而言之，原來是迫擊砲的火力向我們射擊。所以有了什麼交叉火線。子彈濺起的土都把我蓋上了。這種響聲真難聽，它一響甚至使我的肚子都痛了。簡直說來，我們一面拉着旱船一面爬。旱船中載着傷員——要把他們拖出去。忽然間我的那個同伴身子一抖！怎樣咧？他受傷了。我給他紮上止血帶，並想道：「怎麼辦呢？」碰巧，在不遠的地方有個小坑。我就用旱船把他送到小坑裏放下了。我舐了一點瓶子裏的水，又向前爬：我的這條笨腿爬起來倒比走路方便得多。我就這樣緊挨着地往前爬。過後，在一天夜裏，我寫了一首詩。你知道，這詩是我在地窖中很感動很興奮時寫的。其中有這麼幾句：

呵，母親，涼爽的大地，

我緊緊依着你，

與你在一起。

怎奈天職緊呼喚，

喇叭又叫喊，

只好連忙往前爬，

那怕迫擊砲彈呱呱：

娜達麗，我看你是不喜歡這詩！

——不，沒有什麼，——我答。——只是什麼叫「迫擊砲彈呱呱」，並且你又  
在什麼地方聽見過喇叭聲呢？

——哼，反正還不是一樣麼，——樹拉生氣說。——這裏主要的是表示情緒，  
是表示我的感觸。至於呱呱乃是我的主觀感觸。而喇叭乃是浪漫風味：

繼續敘說。

樹拉從戰場上拖出頭一個傷員的時候，平安無事。雖然嚇得要命，倒底是拖出  
來了。於是又爬去拖第二個。這可就出了事。

——你要知道，有個可惡東西立意要獵取我。我要想到我的那個工兵跟前去，  
非爬過一個高崗不可。我剛一探頭，就是一槍。此刻我壯起胆子，沉着氣，用棍子把

鋼盔舉起來。兵叱又是一聲響！我又舉起來。又兵叱一聲！你知道，我倒底還是有軍事智謀！尤其是，那個可惡東西相離不遠。嘻嘻，我却轉向一邊爬。想繞道去拿他。這裏所說的他，當然不是「咕咕鳩」\*，而是那個受傷的工兵。總之，我正在連忙向前爬的時候，忽的嚇了一跳！只見，前面有幾塊石頭，而在石頭後邊坐着一個戰士。呵，這是完全想不到的。他坐着，瞅着我。我問道：

——是自己人嗎？

——當然是自己人。——他回答。——不過你再不要往前爬了。

我正要問爲什麼不能往前爬的時候，自動槍又嘩嘩響了起來。正打到我倆中間。打得石子亂飛。我貼在地上，一動不動。又寂靜了。我離那個戰士至多不過五個米達。可是我怎也不能爬完這段路程。因爲那個混賬東西總在射擊。我臥着聽見我那個戰士說：

——你是衛生員，可不要發神經病。我的腿受了傷，你應給我以初步的幫助。你既然不能到我跟前來，那你就應當想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先要去消滅那個德

\*芬人慣於坐在樹上射擊敵人故得此名。

於是他解釋在一個小崗後邊有個毒虫，不是芬匪就是德寇，用自動槍掃射傷員。他那裏搭有一個帶槍眼的洞穴。若從後邊爬往那裏去非常容易。到那裏去用手榴彈炸毀那個槍眼或是用刺刀去刺死那個毒虫。

我聽着簡直渾身發冷了。「真要命。——我想道。——這就是叫我，叫我蔡青科、樹拉拿着手榴彈、刺刀爬到跟前去！拋手榴彈了？要知道，我連戰鬥兵都不是，我什麼也沒有學習過」。

於是我告訴他說，我沒有學過這種工作，可是他沒有懂我的意思，反而猛然問道：

——喂，你宣誓了沒有？

我答道——這倒是個怪問題。

——你自己就是個怪人，——他說，——那麼你就聽我說吧。

他用精確的西伯利亞口音，向我解釋起怎樣拋擲手榴彈來了，說了一大套細節。隨後竟罵起我來！娜達麗，他罵得真難聽，我真不好意思說給你聽。我回答他說：

——您這個公民，就是派我去送死呵。我是不善於這樣作的。

他又罵了一陣。罵得真厲害，我的謝苗、謝苗內赤，他是知道多少這類罵人的話喇！他一面罵，一面解釋，說我沒有退路，因為根據宣誓，應當撤退傷員，在這樣的火力下不能撤退傷員，——這就是說，我不執行自己的任務，就等於把同志棄在戰場上不管。

——懂了麼？

這時他的面色變得雪白了。

——小伙子，懂了麼？——他又問。

——好吧，——我回答，——您教給我吧！教給我怎樣擲手榴彈吧。反正也是死。

隨後他投給我一塊小石頭，石上繫着繩子，我拿到石頭，抓住繩子向自己跟前拉，繩子拴着一隻帶刺刀的步槍和手榴彈，還是兩顆。這些東西笨重重的真有些令人可怕。娜達麗，真是想不到，我竟什麼也不怕了。「蔡青科、樹拉死也要死得像回事才對」，——心中想道。我不讓任何人說，樹拉死了也是個怯夫。無論怎樣，

勇敢而死總比怯弱而死強得多。我把這全部武裝都帶上，就往前爬去。你真想不到，我爬了多少時間，腦袋裏想了些什麼事情。後來連皮靴也脫下扔掉，就像狗在泥潭中舐水似的順着泥潭向前爬去。又聽到響了一槍。在跟前不遠：總之，話還多得，不必詳談了。我抬頭一望，只見一塊又一塊的石頭，而在很近的石頭間露出兩隻釘着鉄掌的大皮鞋。你知道，他的身子却在洞裏，可能退出來。這時我一動也不動，匿起來了。只有我的心在砰砰跳，跳得直怕那個德寇聽見。忽聽他身下的石子沙沙響起來：動彈了，他要站起來，就要出來：

怎麼辦呢？

不是，沒有起來。只是動了一下，換換姿式。

哼，我已經預備好了手榴彈（一切都像作夢似的），真想不到，我的手竟然沒有打戰。一點也沒有打戰！

德寇又放了一槍。「劊子手，又射擊傷員哩」。——我想道。

於是我把手榴彈竟那樣一擲！

只聽立刻轟的一聲，把我也震到泥潭裏去了。我陷到濁水裏。我跳出來四下



「劊子手，又射擊傷員哩」。——我想到。

於是我把手榴彈竟那樣一擲！

望。一點動靜也沒有了，原來臥着德寇的地方，什麼也不見了，只有幾塊破布，再什麼也沒有了。洞間炸得很厲害。

當下情景很討厭，不過，我還是爬到那裏，拿到了一架自動槍和一把小彎刀，才往回爬去。娜達麗，我這時爬着覺得真舒服，心裏總這樣想着：「我是個人，我並不是狗屎，我是個人」。後來就站起來走，且心中想道：「什麼也沒有了！爬完了，永遠再不爬了」。可是話說得不是地方：槍又響了。於是又爬。光着脚，襪子也掛破了，脚痛起來。好在快爬到了。我想我的那個西伯利亞人該向我說什麼話吧！却不然！甚至連經過的情形都沒有問。只問：

——有點燒酒沒有？

同時把我得的勝利品——自動槍——也拿了去。我當然發了火。

——這是我的東西。是我的勝利品！

——這可不得了啦，——西伯利亞人答，——衛生員這還了得。先醫醫傷吧；然後我們再談。

我一看他的腿，心中叫道：「我的老爺，他竟然能坐着說話。這簡直是一團爛

肉，一點也不像腿了」。

我盡可能幫助了他，隨後又去救那個工兵。工兵的情形更壞，已經失了知覺。該死的鬼東西們第二次又打傷了他。我給他收拾了半天。總而言之，這是很困難的一天。我的脚完全凍木，覺不得有脚了。

後來我與那個西伯利亞人和睦起來。當他未離開軍醫營之前，我去看過他四次。他姓鮑洛蘇亨，名謝苗、謝苗內赤。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可是當我每想以心理學分析事件的時候，他總是馬上很驚愕的望着我，像望傻子一般。

可見我們的蔡青科、樹拉是個怎樣的人了吧！若說他是個好人，難道不正確嗎？

樹拉認為自己所以能打死那個德寇，是由於鮑洛蘇亨用心理逼迫的結果，是鮑洛蘇亨替他「造成了這次動作的前提」，而他，蔡青科，只是執行了這位有經驗軍人的意志罷了。

此外，在樹拉的談話中還帶有以下的字眼：「反題」，「伯克立這樣確定」，

「我是自在之物」，「我們心理學上的植物鹼質」等等。

他在我們地窖裏一直坐到夜間，我的姑娘們請了他很多糖菓，完全把他喂飽了。因為他喜歡吃甜的，他不吸菸。喝茶也喝淡茶。

這時樹拉有點着急起來，只怕上司爲所丟的皮靴處罰他。——因為在去受戰鬥洗禮時所丟下的那雙皮靴以後就沒有找着。

我們故意鬥弄他，說他一定會坐班房，因為皮靴是新的。我們笑道：若是次等皮靴還可馬馬虎虎過去，不至坐班房，既然是頭等的，那我們的樹拉便非坐十天的班房不可了！

## 開冬的第一個星期六

「冬天。農民都歡喜乘着雪車：」

寒霜一降，我們的一切小小不幸似乎一下都完結了。收到了爸爸的來信！信中寫的多半都是笑話，不過我懂得：他沒有我在跟前是感覺寂寞的。信中主要的內容

如下：你結婚的時候要給我寫封信來，不要當普通信寄，要掛號，因為我知道你一個字也是不會寫的，可是反說，已寫了信，大概沒有寄到等語；請把掛號收條保存到戰爭完後。

隨後又開玩笑說：在北方的水菓——檸檬，蜜橘，鮮蘋果都是有益處的。不要穿高跟鞋走路。

房子要找很方便的：要有電話，澡盆。不然，你在前線很快就會厭煩，請求往烏拉爾去找媽媽了。

我親愛的爸爸！

赫琅才夫踏着滑雪板到來（他是經溫金森林到我們這裏來的，他有一次在那裏打中了一個芬蘭偵探）。他來到的時候，臉色紅赤赤，氣沖沖的半天沒有說話：

嬾霞媚媚的望着他，並且同他說話的聲音也有些特別。哼！誰管的着！她把手指骨節按得直響，似乎這樣可以取悅於人。

開起了話匣子——「吳切索夫」的唱片，嬾霞和卡巴跳起舞來，而赫琅才夫怪異的望着她倆。

可敬的同志們，誰管你們的閒事！

我站起來就往弗列羅福斯卡媪媽媽那裏走去，在那裏補了一晚上襪子，而弗列羅福斯卡媪媽媽溫諄可親的望着我，給我叙說自己的醫生生活經歷。她的哥哥和她的丈夫都在列寧格拉，已經很久沒有來信了。我聽了不由的竟想到他們的情形，大概是不好。

我轉回地窖的時候，赫琅才夫已經走去，嬾霞問道：

——你上哪裏去啦？

——在弗列羅福斯卡媪媽媽那裏：

——爲什麼？

——爲什麼我要妨碍你們呢？

瓦麗在自己的舖上撲嗤一笑，並說赫琅才夫在我出去後有十分鐘的功夫就走了。

——那又怎樣？——我氣聲問。

接着卡巴也說我——娜達麗、高沃羅娃，——很不直率。

——身同執的厲害，——瓦麗同意說，——並且還有些驕傲。是，不錯，對的；——什麼事也不願意和我們講，——卡巴說，——好像我們並不是她的朋友。我一聲不響，躺下睡覺了。

### 星期五

昨天見着了我們全戰線上的總上司。我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是這樣：原來是個大個子，沒有穿皮襖，只穿着軍大衣，戴着軍帽，可是天氣已經上了凍，冷得很。他身上也沒有佩帶任何特別武器。總之，他的個子很大，差不多像個巨人，可是我不知怎的，以前總以為他是個小個子，戴着眼鏡，留着小鬍子，坐在自己辦公處，身旁擺着一些電話機，他拿着聽筒喝道：「我不准！無論如何也不行！撤職！押起來！」

這樣的人是我在電影上看見過的。

雖然如此，可是關於我們上司的輿論則完全是另一種。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不久以前對我說過。他親自到前緣去檢驗用煖鍋送來的飯食，並在前緣上就地檢驗這

按專門技能說，他是個外科醫生。

一般說來，在前線上關於我們上司，是有很多有趣議論的。

他還在青年時就打過仗，指揮過部隊，革命以後並指揮過一旅人。

真奇怪！外科醫生竟指揮過一旅人：

我會親眼看見過如下一段歷史。

芬匪忽然向我們軍醫營射擊。時間是在清早，突然發生的事情。我們都吃了一驚，我連手裏端的茶也抖洒了，趕快臥在地上。怎麼辦呢？

只聽在一塊大石近旁一聲爆炸，隨後在附近，後來又在大石附近一再炸聲。我抬起頭來一望，覺得難受的很。心中想道：「難道就像鼯鼠似的死掉麼？把鼻子插在地下裏麼？」

又是轟的一聲！像是撒下什麼東西，聽見馬吼的叫了一聲。這種叫聲是我向來所未想到的，馬竟然能叫得像人聲一樣。大概是受傷了。

這時我又把鼻子藏起來，隨後又一望，只見一個不相識的寬肩大膀高個子，背

像峭壁似的聳立在前邊。「爲什麼他要站着？」——我想。我不由的破聲喊道：

——指揮官同志，臥下吧，危險！

他慢慢的轉過頭來探尋那喊他的人，——沒有找到。這時我才認出是他來，於是我就索性把鼻子插到地裏了。他向別處望去。他聳立着，噓噓着眼觀望。就地又是轟的一聲。

寥瓦也恰在跟前與我並排臥着。這時一躍而起：

——我是值班的！

說了就向前跳去，踉得像個兔子。

我本來不喜歡他，但是此刻看到他在雪地上繞圈踉跳以躲避上司的那種樣子，覺得有趣。他大概是在看見上司的這一秒鐘而想起自己是值日的了，或許他以前也記得而故意忘了……

大家一下都動顫起來。這些鼯鼠般的人們臥着有些不好意思了。空襲也完結。

85  
最有趣的是，我們的上司並沒有責備任何人，也沒有譏笑任何人。好像他沒有看見人們都藏起來而只剩他一人站着似的。好像是須要這樣。過後盧薩科夫說道：

——他是經歷過的人，所以懂得，對於戰爭須要有習慣。我是打過多少仗了，可是還不習慣。槍一響我就覺得不自然起來：

一般說來，從這次以後，我們軍醫營的人對於戰爭比較大胆些了。起了一個大的轉變。

不過對於我們上司的情形還不止於此，並且關於隨同他來的兩位醫生情形還沒提及。順便說說那兩位醫生，在大砲轟襲時也都臥下了，而那位年長些的醫生，很着慌，過後多久臉色還是沉悶的：

他們來到我們軍醫營之後，上司打算更往前進。只聽盧薩科夫與鉄列根一齊向他報告：

——那裏的路上不斷有子彈橫飛，很難通行，差不多無法走過。

上司站着，用指頭敲着桌子。

——到處都有子彈射擊，要往前進，是極冒險的。——鉄列根說。——坐汽車根本不行。騎馬也恐怕靠不住：

上司總在用指頭敲桌子。

同他來的那兩位醫生彼此互相注視。其中一個胖子總喝水。一連喝了三杯，還在喝。

上司把母指和食指一分，從頸一直抵到兩撇鬚鬚下，站起來，說道：

——好吧，同志們，我去了：

一下也沒有回顧自己的同伴，就上雪車去了。於是，那兩位醫生當然也像有胆量似的說道：

——我們也去！我們也去！

他們一齊走了。我望着他們的影跡站了好久：

晚上我們在自己的地窖裏，總沒有離開這些問題。談論到大胆和怯懦。談論到戰爭和必須的冒險。東拉西扯，談了半天。赫琅才夫一聲不響。吹牛皮的主角是樹拉。他鑽到那麼深的哲理中怎也鑽不出來，甚至累得出汗了。

隨後赫琅才夫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們沒有到過那裏，我却到過。那裏的情形很緊張，變化不定。你們的上司往那裏去，這完全是對的。這是由他的軍人心腸所驅使。那裏又困苦又艱難，人

們都苦透了，他到那裏，親自看看，負起完全責任解決任務，鎮靜的觀察觀察，談話，出個主意。那人們就會覺得輕快些，清楚些。你們這些姑娘完全不懂戰事！

後來又談到適當性的問題：在槍彈射擊時是否應當站着。

——不應當！——樹拉說。

——我反對！我認爲責任指揮官的生命在這種情形下要比人們所想動作的重要得多。——婁霞說。

——總之各人有各人的見解，——瓦寇含糊的說。

——我情願爲大胆的人祝福，——安娜、馬爾科福納臉色一紅說道。——首

先，男子不愧爲男子漢大丈夫才對。

還說了很多，誰能說什麼，就說了什麼。

赫琅才夫聽着，只眨巴眼睛，隨後才總結道：

這都是胡說，請原諒我這樣說。原來在這類事情中有一種特別邏輯，這種邏輯是很難討論的。不過我確實知道：照你們軍醫寥瓦的觀點看來，一個軍長的行動雖然對也是不對的，不過：

他把手一揮，站起來就穿皮襖。隨後問道：

——舉個例來說，就拿那黑莫夫或蘇渥洛夫來說吧，他們沒有臥下過，那麼就不對了？是不是？

他氣沖沖的把眉頭一皺，又說道：

——我的老天爺，我們真喜歡找別人錯處來掩蓋自己的缺點。看這種毛病竟弄到了什麼程度！

## 在蘇奧米國

我親愛的日記簿，已有兩個月沒有看見你了。這是多麼長的兩個月呵！在此時間內積累了多少信件，甚至連爸爸的信也積累起來。我親愛的爸爸，大概因接不到我的消息而着急，並且什麼都會想到了！

現在把所記得的主要事情來按次序寫下來。

有一天晚上，把我叫去，對我說：

——有一件又有趣又困難的事情。你去不去？

——我去。

——再說一遍：是很難的。

——我去。

——有可能會是頂悲慘的。

——我去。

問得真可笑！難道我會拒絕不成？況且我已經有了經驗。

別人怎樣準備，我不知道。給我的任務只是衛生服務而已。工作不多，完全是小事情。一般說來，一切都是準備好了的。我的工作，主要是給戰士們檢查皮鞋、衣服、每天的口糧份，並且去取過乾酒精以及其他等物。

赫琅才夫上尉是我們的指揮官。我差不多沒有和他談過話。有什麼可談？他是個大頭子，我是個微乎其微的小人物。有時偶然碰見也只說：

——上尉同志你好！

——啊！願你健康。

在我們軍醫工作人員中，除我以外還有個軍醫助手別洛昆和一個衛生指導員。

他們都是好人，不過他們不很喜歡我。不很歡喜我，因為：

這是不能寫出來的。關於我們這次向芬匪深後方去的詳細情形一點也不能寫記出來。

只可以寫我們去過。走的很遠。到了他們深後方。看見了很多事情。什麼都經過了。我少微凍壞了一點，我的綿襖被擊破了一塊。此外，再就是我受了一點傷。此外；不，這是不能寫出來的。我真想要給爸爸寫封詳細長信，把所看見的事情都寫給他。

不行就是不行！

然而，不管如何，到戰後，我非完全寫出來不可。並且要寫成一本書，書名就叫「在芬匪後方」，或叫「英雄們的小道」，再不就叫「平常的游擊」。而小題目就寫：「一個女衛生員高沃羅娃、娜的札記」。

最冤枉的是，我本來可以不去問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可是一問反到壞了。不過照實說來，的確是不能寫。因為若寫的話，就要寫出我們在那裏的人，他們怎樣工作和作什麼工作，以及他們的人品，並且要寫得具體，不能只寫張三某人就算了事——這樣是沒有意思的，實寫又不行。可也對，因為多嘴而損害人的性

92 命，怎能不禁止呢？

我發燒到整整三十九度。

赫琅才夫上尉是一個性情剛強的指揮官，我們都絕對服從他，這位率領我們的上尉，在行軍中我並沒有對他說過一句話，我只遠遠的看見他在那裏，而且向來也沒有過多餘的請求，現在只因高沃羅娃、娜有三十九度的溫度，那就來請見一下赫琅才夫上尉吧！

值不得！

安娜、馬爾科福納唱着「藍手帕」。我大概是要作惡夢了。向大眾請安！

星期日，病後。

收到媽媽來信。

一封驚惶，莫明其妙的信。我不喜歡她的信：在她的信上，向來就是除了驚惶和訴苦外，什麼也不會有的。這封信中寫道：「我替你們大家担心。我患頭痛。每天早晨起來頭都是沉重重的，總是夢見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同你婦婦瓦麗每天

晚上替你和爸爸以及戰爭卜卦，可是沒有結果。這是令人多麼難過呵。我的孩子，不要忘了自己的媽媽，要常寫信給我。我總是想念着你。」

媽媽，媽媽，你是個X光學者，你跟前又沒有小孩子累身！

我對於自己的母親這樣想，是不應該的。如果她看見我們所見的事情，她也許會同我們的見解一樣。不能有別樣的。在這樣的戰爭時期，所有的人都應當盡自己的所能，盡全力作事，不然就不能過活。

不知怎的我今天覺得很煩悶，心緒不佳。

晚上有人來找我，原因非常有趣：運來了一個受傷的德寇醫生，而我懂得一點德國話。

## 團部的醫生奧斯卡爾、世塔木

雪花霏霏，寂靜無風，一點也不冷。我們人在綁傷處近旁等着我。剛到來的一位上校（他從此路過而知道這裏在幾點鐘前運來了這個德國人）微笑着說道：

——他們什麼樣的人——山中輕裝兵，工兵，保衛隊員，交通員——我都看見

04  
了，可是他們的醫生我還沒有看見過。應當看一看。

他望了我一眼，說道：

——你這個姑娘怎麼咧，爲什麼臉上這樣沒有血色？

我說了原因。

我們去吧！

我，上校，我們軍醫營營長，還有與衛生員一塊連德寇來的一個中尉，一同進去了。

那個德寇一人在地窖裏躺着，臉長長的，氣色慘白，臉是刮了的，眼珠鼓鼓發亮。默不作聲。

上校說道：

——請坐起來吧。

上校吸着煙，並讓了我們的人，沒有讓德寇。只見德寇用鼻孔深深的吸了一下上校噴出的菸氣；他想吸菸。

談話開始了。在什麼部隊中，是從什麼地方開來的，是在什麼地方編成的，隊

長是誰，家鄉有什麼消息等等問題。這個德寇的回答，雖不痛快，然而看樣子也並不是撒謊。

我把他的話一字一句都翻譯出來，同時我的眼光總不能離開這個德國醫生光亮而冷靜的眼睛。在他的視線中，在他那一隻眼眉輕輕向上一挑的動作中，在他每說出一字時所表現的冷靜神氣中似乎都有一種什麼東西，使我覺得有些發涼和不安。要知道我畢竟還不是個怯夫。

費了很久功夫，才慢慢查明了這個醫生的專門技能。我看出，我們大家都看出，他總不肯完全說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職業，自己的事情。甚至在他那慘白的薄皮膚上浮出了一層汗珠來。

只到這時，他才請求吸菸了。

95  
給了他一枝菸，給了他火柴。他很當心的吸着，只怕白耗了寶貴的烟氣。順便說一句，我看見過多少德寇俘虜，看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貪吃，貪喝，貪吸菸。並且總是問：「這菸是真的嗎？」接着就深深吸一口又說道：「噢，

不錯，是真的啊！」

他們總愛問：糖是真的嗎，麵包是真的嗎，菸是真的嗎。

這個醫生也是這樣問，可是沒有等到別人回答，自己就答道：

——是真的。很不錯。

他把那枝菸吸到一半時，他的眼睛一暗，聲音尖利起來。

他坐在床上而央求道：

——請你翻譯，我需要嗎啡。

我翻譯了。隊長叫我問他是否身上疼。

——疼不疼有什麼關係，——德寇像烏鴉叫似的回答。——這完全沒有關係。

——您是打嗎啡的麼？

——您說是就是吧，是。

沒有給德寇嗎啡。此刻談到德國軍隊中有多少人打嗎啡的問題。

——通通都是，——世塔木的大白牙一閃一閃的說。——至於說到醫生中，也

通通都是。連上級軍官也是一樣。有幾種麻醉藥，消費很廣，其配合極其複雜，真



你是打嗎非的麼？

他笑起來，可是沒有得到我們任何人的同情，於是止住笑，又說道：

——諸位先生，你們還不知道哩。絕對不知道哩！在不久以前，我與你們一個人談過話，他怒沖沖的向着我，說我們德國人在搏戰之前先把自己的兵士灌醉，說我們的兵士在衝鋒的時候，總是醉着的，說我們用化學製造的酒把兵士變成了傻子： 咳，若是你們知道的話，若是你們知道的話！：

他又躺下，閉上了眼睛。隨後又跳起來，動作不很自然，臉上立時現出兇惡的神氣。

——請給點嗎啡吧，——他快口說道。——我請求：給我點嗎啡。給我一點嗎啡，我就能說很多話，可以說半天。我都說出來，請這樣翻給上校先生聽。我不敢答應能說出什麼軍事方面的重要事情，不過我可以說出許多關於我們精神上，我們思想上，我們內部生活上的等等情形來。 我要不多少，若給我一點，那你們在這個幽雅的地窖裏坐着也就有興趣了。

德寇兩隻眼睛鼓起，現出哀求可憐的神氣；長臉上也現出了乞人求食的神色。

他連忙點了幾下頭，就默默的期待着。

我翻譯之後，就注視我們那位胖大的上校。

上校默不作聲。只見在他那精明靈活的兩隻細眼中呈着極其憎惡的神氣；隨後像老漢似的把嘴唇一動，吁了口氣，答道：

——姑娘，你告訴他說，不給他。若是要菸捲，還可馬馬虎虎，嗎啡是沒有的。至於談話一事，他是要說的，因為他怕死。很怕死。怕得厲害，怕得甚至難以形容。我很知道他們，我看見過很多了。

——都翻給他聽？——我問。

——就這樣翻給他聽。這個被俘虜的德國醫生是很怕死的，他什麼都會說出來。甚至連沒有問到的事情也都會說出來。給他這個瘋子一枝菸抽就不錯了。

關於瘋子一字，我沒有翻。

德寇拿了一枝菸，用門牙咬着，躊躇的瞟了一下在坐的人，乃抬起頭來一望，說道：

——這裏誰也不尊敬我。

——哈，怪能哩，——上校答。——看他想得真好！：

——我有科學著作，——德寇趕快說道，——我有學位。請注意，學位使我有權：

他沒有說完，又住了口，望着上校，好像是害怕自己說得太多了。

——行啦。夠了。——上校說。——讓他回答問題吧。問他在什麼時候，為什麼事情得了學位？

我翻給他聽了。德寇趕快回答而且臉色也馬上白起來，害怕了。

——我是在一個月之前，因為「研究帝國軍隊在東方戰線北部假造受傷的特點」而得了學位。

他是轉瞬間忘却自己所處的地方而無意中說出了這句話來的。這是顯然的。

上校馬上打了個口哨，說道：

——好小子！好，往下說吧：

——這是我指揮部的命令，——德寇趕快說道。——題目並不是由我挑選，而是由我的上司挑選的。我遵照自己上司的命令，着手來研究這個題目的材料，連我

的同事也是：

他亂七八糟的瞎解釋了很久。

——你們那裏假造受傷的很多嗎？

德寇把頭一低。

——大概不少吧？——上校又問。

——我察出了一些。

——槍斃了麼？

德寇第二次又低下了頭。

——讓他說吧。我們聽聽，——上校說着把兩手向腹前一搭。——讓他舉個例子，按他們德國科學怎樣可以認出假造傷來。

德寇沉默，思索。臉上又浮出一層汗珠來。 往下他所說的話，自以為是上校樂意聽的：

——有些兵士不願打仗。因此他們就摧殘自己的身體。

上校瞅了德寇一眼而不耐煩的說道：

——現在他該說讀了馬克思的什麼著作，他的爸爸是個工人等等一類的話了，哈哈，看看是不是：

的確，德寇果然說起這類的話來。可是他說了之後誰也沒有同他握握手，誰也沒有給他點嗎啡，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地窖裏的電燈忽然熄滅了。一片黑暗，只有德寇吸的紙菸還在閃閃發光和他那如烏鴉唧唧似的呼吸聲。

燈光一亮。德寇的眼睛擠了擠，又繼續說他怎樣認出兵士注射火油而引起的急性炎症，互相擊傷，服毒，等等情形，以及他怎樣認出故意凍傷自己腳，手，手指頭的情形。

——你這種操勞，可受過獎賞嗎？

——沒有。不過上邊已經有我的名字，不久就會：

根據你的結論，槍斃了多少兵士？

死般的沈默。後來又胆怯的說道：

——諸位知道，事情是：

——回答問題！

——我向來沒有計算過，因為是科學：

——這裏與科學沒有關係！回答問題吧！

我沒有想到上校會這樣：他的臉一紅，頸上像出了血一般。

——回答！有多少？問你的時候，你就要回答！

德寇鼓鼓的兩隻眼睛嚇得直瞅着上校的面孔。頸頸都縮得不現了。趕快咕噥道：

——我不知道。記不得。我多回也沒有計算過。只記得有一回事情。

他說有兩個青年小伙子，是波蘭人。怎樣起源，我沒有完全聽懂。大概是這樣，當他倆被派到北方來的時候，他倆就已商議妥，要互相射擊，叫作「射回祖國」。兩人走到離自己部隊很遠的一個湖汊間，渡到一個島上，舉行特別決鬥。雙方聽見數到「三」的口令，各應向自己的朋友開槍，但不要擊斃，只要受點小傷，能被派回家就行了。總而言之，其中一人開槍遲了，第二人已開了槍並且把自己的朋友打得很重。於是跑到他跟前，看見自己的同伴快死了。

「我不生氣你，——快死的人說。——這大概是我們所想出的最好辦法了」。

他過了有半小時的工夫就嚙氣了。這時剩下的那個人，乃決意自殺，照自己打了一槍，可是沒有打中心房，只打穿了前胸脇骨，失掉了知覺。後來他倆都被找到，判明了全部情景（就是這個該死的醫生判明的），於是就把那個自己擊傷的人弄到軍醫院去，以便追究出是否還有什麼人參加同謀。

把他抬回去，監視起來養傷。傷養好了。據這個醫生說，傷是很難醫好的。後來還在醫院中就開始受追問。可是他什麼也沒有說出來，不過據這個德國醫生說，他自認是倡首者，並且一點也不後悔。此外，他總是摧殘自己的傷口，弄髒傷口，搗開藥，當有人看見他這樣作的時候，他就拿東西投監視人。有一天夜裏把他弄出軍醫院去了。

當夜很冷，冷到零下二十度。把他綁在抬床上，放在露天地裏挨凍，使他後悔。人們把他放在外邊就忘記了。他們大概是喝酒了。當早晨醒來的時候，綁在抬床的波蘭人已經僵硬：凍死了。北方的夜是很長的：

我不能把所有這種情形都寫出來了！

我不能寫也不願寫：

十二月

在莫斯科近郊攻打德寇。德寇退却。現在證明了，可以攻打德寇。而且要打得一天比一天厲害，一天比一天猛烈，有例子了。

我們的傷員躺着，臉上呈着喜色。

我們都彼此找着談天，各述各的一點見聞。而傷員把我們當成目睹者看待，以爲我們什麼都該知道，甚至生氣，說我們知道的不詳細，說的太簡單。

——哎，看護，請打個電話，打聽一下，——一個青年砲兵氣沖沖的說。——我們是軍人，我們要知道詳細情形：

從前緣上來了一輛汽車，送來兩個傷員。其中一人氣沖沖的問道：

這裏也許有人知道吧？在莫斯科近郊把德寇擊潰了沒有？

——擊潰了。

——是青年團員的實話？

——真的：

——噢，老兄————一個戰士向自己的同志喊道。——哎，謝列格老兄，現在

我們可好啦！

我把他倆領到「綁傷處」——我們這樣稱呼設在陡坡下的地窖。盧薩科夫軍醫一面叫把謝列格放在桌子上，一面洗手。他將把謝列格腿中的那種異種東西除掉。

——怎麼咧？要割掉麼？——謝列格失望的問。

——爲什麼要割掉這樣的好腿？——軍醫答。——這樣的好腿用不着割。這腿真漂亮。我們現在來給它清洗一下，收拾收拾，就會從新好起來：

謝列格在施行手術的時候很鎮靜，能堅忍。軍醫講着話，因爲他在自己地窖中所講的事情還沒有完結，沒有充分判斷德寇戰術與戰略的計劃，沒有講完我們打擊的準備工作和這種打擊的結果，所以現在如渴思飲的非要講完不可。他講出自己的推測。而謝列格哼——哼作答，像是證明他的推測是對的。

——這就是古德蘭，——盧薩科夫將身子探到傷處，找着彈片時說道。——古德蘭……真是壞貨！

——還有？——謝列格問。

——還有。

——大麼？

——不大，小小的。老兄你不要着急，我都給你保存着，留作紀念：看護！請你給他把彈片都包裹起來，使他到戰後好給自己所愛的姑娘看，我很知道他們的心理：

謝列格哼了一聲，可是馬上就呻吟起來。

——喂，不要呻吟，——盧薩科夫嘟囔說。——不值得呻吟，並沒有什麼特別；不算什麼，小事情。我們這就把它，這就：是，是的：

這個「這就」却延長得很久：因為掏出所有的彈片並不是很簡單很容易的。

——有？——謝列格問。

——不要着急，不是去結婚，——盧薩科夫生氣說。——真是不能忍耐：

盧薩科夫在施行手術後，洗手的時候仍繼續說古德蘭的事情。謝列格答辯，在答辯中流露着他的聰明心機與一種特殊，憤慨，談諧，鋒利的見解。盧薩科夫跟在謝列格的抬床後邊，手摔摔打打的高聲講道：

——俄國偉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假安得列依王的話說過：在戰爭中有時一營

人要強過一師人，可也有時遜於一連人。軍隊的相對力量是誰也不能瞭解的。勝利向來不依賴，將來也不依賴陣勢，武器和數量，尤其是陣勢更是小事情。勝利是依賴每個兵士之感覺的。明白麼？

——不明白，——謝列格答。

——爲什麼呢？

——這是非常複雜的，——他說。——我可以確定說，因爲近來的武器並不是什麼馬馬虎虎的東西。

——得了吧！——盧薩科夫氣沖沖的大聲叫道。——得了，這裏是指的主要意思，最高的意思，——這裏並不是指M1918和M1919的自動槍，而是指別的，更高的意思……

——老天爺，像M1918自動槍這種的意義……——謝列格說。——就已經夠好了，還說什麼……

他們進到地窖去，過了有一點鐘功夫，盧薩科夫怒沖沖的回去了。也就在這一秒鐘內開始了轟擊，向我們的軍營射擊。

星期五

我已經認識了多少人，有了多少朋友，——這真是想不到的情形！

在火車上，在被轟炸了的小車站上，在公路上，在小城市裏，在砲隊中，在團部裏，在交通隊中，在司令部裏，在師指揮部，在邊防隊中，在森林的軍路上——到處都經常遇見朋友和同志。他們所回答我的，比那時候——他們的情形不好：呻吟，發喘，謾罵，哼哼的時候——我所幫助他們的要強大百倍。

有時我記不起他們——他們就提醒我。

有時他們也記不起我。

我也就用暗號說出神聖的約言：

——勝利後，在整六點鐘時：

這時他們是多麼高興！說得多麼親熱！有多少人向我道歉！他們是如何慇懃的來幫助我！總之，我在戰爭中之所以覺得生活輕快，容易，也正是因為這些人，這些同志，這些朋友：

比如馬斯洛夫、阿寥什。他的前胸脇骨受了傷，情形很不好，身體發燒了很

久。我會替他給他的女朋友寫過信，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叫杜霞。

後來我在樹林的路上遇見了他。只見他面色紅潤，身體健壯，乘着滑雪板，兩條大長腿用勁向前邁着，我喊道：

——杜霞，你好！

這時四下都蒙着一層銀霜：松樹，電桿，電綫都是白的。馬斯洛夫驚愕的一望，隨後把嘴一抿，就笑着向我撲來。他喜歡得竟咕吧起嘴來，向我述說自己的杜霞，說她如何來到戰綫，此刻在不遠的一個地方當看護，他倆怎樣會面，怎樣把我說給她聽，他怎麼找我而找不着。我這時望着他，聽他說話，並心中得意的想道：他現在這樣強壯，乘着雪板走路，叙說杜霞，作戰，其中也許有我的一點功勞哩。因為當他的傷很重時，我曾整夜坐着看護過他，並且給他翻過身子。

甚至有一個人，曾愛上了我。嘻，若是爸爸知道了這段事呵！可是愛的怎樣呢！雖然我覺得當時有些好笑，却也有點味道。不過他說得太漂亮了。簡直差不多像作詩一樣。我却不喜歡詩。

我聽了半天，隨後問道：

——中尉同志，您還記得，您怎樣叫喊「衛生員，我要解大手！衛生員，拿尿壺來！衛生員，我要吐！」等等話麼？

他很詫異的望望我，問道：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答道：

——沒有什麼。不過想起來了，因為那時的衛生員就是我，當時有個瘋子姑娘給你送來了松子，使你吃的太多了，鬧起肚子來。還記得吧？

中尉馬上變了口氣，不說漂亮話了，登時成了個活潑，平常的小伙子。

我在軍路上也遇見過他。總之，在我們軍營附近的叉路上，不知遇見過多少人了；有時在下邊的橋上，有時在檢查文件的卡子間，有時在順路的大汽車上，有時在雪車上：

在不久以前，芬匪幾乎衝到大路上來。企圖截住這一隊人。發生了戰鬥。我這時乘着雪車，正走在這條路上，車上裝着盛血的箱子。——我們有一個機關叫「獻血」機關。該機關準備血以供注射。送血箱的救護隊員叫作送遞員。我來當兩天

送遞員，因為送遞員李嬾在路上受了傷。盛血的箱子也打破了。總而言之，這個工作——送遞員工作——是危險工作。用血的地方都是在戰場上，既然是戰場，路上就有射擊，就有轟炸。而血是不能等待的。需要迅速送到才行。姑娘應當在任何射擊、任何轟炸的情形之下帶着血前進：簡而言之，李嬾是沒有了，而血是要送的。所以我得到我們鉄列根的允許去運血。去的時候很順當，而回來時可悞住了。路不通。什麼地方也繞不過去——到處有射擊。怎麼辦呢？：

我們乘雪車走到一片崗丘間停下了。森林中到處都是槍聲。我的車夫是個滿臉鬍鬚的小老漢，一點胆量也沒有。

——要遭殃，——他說，——不能往前走了，再走會遭殃了。

我勸了又勸，怎麼也不行。我一生氣，拿起血箱就一個人走了。有的地方穿過去，有的地方爬過去，有時坐下鬆鬆氣。我正坐着，只聽有芬人說話的口音。我的老爺！怎麼辦？藏到什麼地方呢？等了一點半鐘，他們才完全走過去了。真難過。

總而言之，走了又走，走了半天，才遇見了我們的前哨。我真高興極了，竟然像老太婆似的說道：

——我的親人，我可愛的人喲！

他們都瞪着眼望我。

——從哪來的？怎麼一回事？爲什麼？

其中一人（是我以前救護過的傷員）馬上就認出我來了。

——嘻，你這個姑娘！——他說。——真大胆。箱子裏是什麼？

——是血。

把我送往指揮處去。我已經走不動了。真遭罪。頭也發暈。勉勉強強才走到  
了，那裏的隊長原來我認識，就是安諾恆。他竟向我叫起來：

——一點管教也沒有，總是到處竄，誰允許你來？真不成事體！

我已經坐下。眼前一切東西都在旋轉着。不知不覺的睡着了。不知是誰猛然叫  
醒我：

——姑娘，吃點東西吧！

三位指揮官：隊長，政治委員和一個上歲數的工兵葉甫提赫、謝苗諾維奇，他  
們把吃的東西擺在一個箱子上，自己也都坐下。

——吃，——他們讓道，——快些吃吧：

這時我覺得真舒服，又溫暖，又有煙味，又有很甜的釀茶。可是動彈不動。喝了一杯茶後才起來。葉甫提赫、謝苗諾維奇問道：

——女兒，你會騎馬吧？

——騎不好，——我答。——沒有騎過。

他們都送我來，那裏已經有兩人騎在馬上等着，給我準備了一匹長鬃，大肚的穩重小馬。我騎上馬，他們用皮帶把箱子給我拴在背後。就走起來了。指揮官們在後邊擺手送別。這一夜的經過使我覺得非常稱意。

走了很久，終於走到了。在路上會有人向我們射擊過，不過沒有出事，平安無事的過來了。差點沒有忘記！當同指揮官們告別的時候，我會向他們說：

——在六點鐘：

——勝利後，——安諾恆着重說。

——戰後，——政治委員補充道。

——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葉甫提赫、謝苗諾維奇笑道。

——可不要遲到，——我結束道。——到戰後要遲到，我是不能忍耐的！：因為騎馬的緣故，我的腿痛了很久。很像我們一個戰士在被割掉一個手指頭時所說的話一樣：沒有習慣是很困難的。

### 星期三

我們又是「川流不息」了。雖不像以前那樣，可仍然還算「川流不息」。完全是另一樣組織。甚至有時使我覺得好像這不是我們，而是別人在工作，或者以為在那一秋天作工的是別人。一切都變了，一切都確切，一定，明顯了。我們學會了很多事情，一般說來，鉄列根是不肯輕易誇獎人的，可是他昨天晚上竟然也誇我們是健將了。蔡青科、樹拉馬上就想以什麼哲學形式來闡明這種情況，然而沒有成功——誰也沒有聽他說話。

有一件事情不很好，就是盧薩科夫生病了：在自己的地窖裏蓋着皮襖躺着，臉上增添了皺紋，咳嗽得鬍子直動。身體弱極了，眼望着牆壁，問不出一句話來。嬾霞，我，卡巴，瓦麗輪流侍候他。而他却好像沒有看見我們在他跟前一樣。

弗列羅福斯卡姬媽媽真苦透了。時時刻刻都在手術桌前工作，不得睡覺。可是她的眼睛仍舊是清秀，溫柔，像青年眼睛似的閃光，聲音仍舊穩重而平靜，她那愛惜傷員的精神一秒鐘也沒有停息過，因為她這種精神，所以前綫上的我們這一部人都稱她為弗列羅福斯卡姬母親。

她向來不同任何人隨聲附合，不甜言蜜語，向來不稱傷員為「親愛的」，「好兒子」一類的話，然而她處處都體現着同情、親熱、愛護的精神，絕不像那些把傷員看為「背脊」，「腹部」，「脇骨」等醫治對象的人們，她把每個傷員都看成是有其姓名，性情，人品與公民資格的。我屢次聽見她說：

——你要小心侍候他：他很好生氣。

有一次說：

——阿番納西也夫自己什麼也不肯開口要求。昨天他睡覺的時候，分糖的人忘了分給他，他也沒有要——不好意思要。

有一次又說：

——嬾霞，我昨天聽見你竟把石福庫寧科稱為傷員。然而他却回稱你為嬾霞。

我本不願意對你說這件事情，不過石福庫寧科是因從戰場上拖出自己的指揮官，並以自己的身子來掩護他而受了傷的，他有權使你這個嬋霞知道他的姓氏。

嬋霞站着，臉色通紅，眼中含着淚，嘴撇撇的，手直哆嗦。

今夜，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已在手術桌前站了整整十八點鐘，因此鉄列根讓她去睡覺。弗列羅福斯卡婭走了，我相信她已經睡覺了，可是忽然看見了這麼一幅情景：在半明半暗的地窖裏，火爐紅光映照之下，閃出了弗列羅福斯卡婭來，她蹲在一個床前，拿着小勺給一個傷員喂水菓。我跑去把鉄列根叫來。我倆一同走到門口站住，只聽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低聲說道：

——尼古拉伊、依萬諾維赤，您是個青年人，前途遠大着哩。若是這個姑娘在戰爭的時候不愛您了，這就說，她根本就沒有愛您，您可以另找個更好的姑娘，更熱烈的愛她：哼，再吃點吧，這是杏乾：把杏核吐到這裏：

鉄列根當夜什麼話也沒有向她說，到了早晨才問她爲什麼不去睡覺，反去喂傷員水菓，她聽了臉上一紅，答道：

——第一盤，第二盤都送給葉高爾金吃了，可是忘了把水菓遞給他。我走到那

裏，看見水菓還在一旁放着：

——怎麼樣？

——怎麼樣，我就決定喂葉高爾金：

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兩眼望着鉄列根，現出溫柔熱烈的光芒。

醫生就應是這樣的！

我情願費多少年的工夫來做法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的爲人，趕上她一點點也是好的！雖然一點點也罷！

盧薩科夫今天晚上從自己的地窖中出來了。瘦了很多，兩頰深陷，下眼皮浮腫，眼神發呆。大概是出了什麼事情。安娜、馬爾科福納夜裏哭聲嘆氣，鉄列根憂悶的走來走去，連樹拉也不談哲學、不加闡明了。

傷員一批一批的運來。

「川流不息」仍繼續着。

我們這裏來到了一個補充隊——在前綫上有這樣的移動部隊。並隨隊來了一個外科總醫生。我跟他一塊去作工——這是鉄列根的指派。亞歷山大、葉甫蓋尼也維

赤，中等身材，肩膀寬大，謙恭異常。

有一夜，颶風，潮濕，我們到了行營軍醫院開始工作的地方。當時很黑，對面看不見人，從後方才來的女醫生沈不住氣，其中一個很年青的女醫生竟抽抽嗒嗒的哭着說：

——巴蘭諾夫，您爲什麼不聽我說；巴蘭諾夫，您應當聽我的話！巴蘭諾夫！黑暗，對面看不見人，亞歷山大、葉甫蓋尼也維赤把這位巴蘭諾夫叫到跟前，對他說了句什麼話，說的聲音很低，很客氣——我沒有聽懂究竟說的什麼話，只見巴蘭諾夫立刻挺直了身子、哆嗦着連連答道：

——是，長官同志！一定遵命，長官同志！

後來我們在里站工作；站上不斷遭受轟炸。亞歷山大、葉甫蓋尼也維赤冒着轟炸，施行手術。當炸得唏哩嘩啦的時候，他戴着手套，穿着白衫，戴着白帽站在傷員跟前等待繼續施行手術的那幾秒鐘，是使我總不能忘記的。

怪異的日夜！我們步行多時，因爲車馬都是行不通的；到處都遭受射擊，我們像流動的小劇團一般到處徘徊。處處都歡迎我們，我們到處都是貴客，到處都需要

我們。不過誰也沒有想到亞歷山大、葉甫蓋尼也維赤已經累極了，誰也沒有想到他剛走過八公里路程，並且在動身走這八公里之前還施行過手術，而還在此之前已經走了十一公里的路程，夜裏沒有睡過一分鐘覺。

有一次亞歷山大、葉甫蓋尼也維赤請求道：

——能不能給我杯燒酒喝：

只因砲聲轟隆，誰也沒有聽見他這個請求。他嘆了口氣就又洗手準備施手術。他是給一個少校——敖德薩人施行手術。手術費的時間很長而且艱難。少校一聲未響。可是難過極了。到快完結的時候，他乃大聲宏亮的叫道：

——哎喲，媽媽——親媽媽，可把我從這個難熬的地方拿走吧！：

## 蔡青科、樹拉遇見上司

——娜達麗，你知道，——樹拉向我叙說，——我乘的是大汽車，走着走着忽然遇着了堵塞。前面聚集了很多汽車。天空有些緊張不安的氣象。我望着天空，恐怕要出怪事情。天空中含着敵意。果然如此。又是堵塞。又是軍火。頭前的幾輛汽

車停住，再不能走了。頭一輛汽車的輪子只就地旋轉，無法繞過去，而德寇就要到跟前了。真不好過。真是碰到鬼，頭一輛車的車夫是個患神經病的。他一着急，就根本把自己的汽車按下不動了。

我正沿着道旁走。炸彈直落。忽然聽見一個很熟識的聲音。我不是挺直身子而是稍彎着身子走，因為這樣白白死了太不值得，走着走着忽然看見我們的上司，他穿着軍大衣，戴着軍帽，完全像在我們軍醫營，遭大砲轟擊時的情形那樣站着。不過那時候他沒有說話，而這時却罵着。哼，我應當直接告訴你：他罵的真厲害，甚至使我馬上想道：我是不是一切都好，是不是要躲一躲？

只見他上到一輛汽車裏，坐在舵輪前，開動摩托，轉動汽車。而我却坐在渠溝裏。正在這時，在附近忽的落下一個炸彈來，接着又是一個：

戰士們都去幫助推汽車了。

我也爬出去幫忙。我的精神本來不好。你想，當炸彈從上邊直落的時候來推轉滿載軍火的汽車，這種滋味該是怎樣吧？可是坐在渠溝裏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又想到：假設人家一發現蔡青科藏在渠溝裏，那又怎樣辦哩？我很不願意弄到這種地步。

簡單說來，上司把第一輛汽車弄了出來，把其餘的也已分散開，消清了堵塞，向前開去。而最有趣的是，他的汽車原來在堵塞前邊，他本可以開出轟炸綫以外去，根本就用不着來作他現在所作的這種事。

總而言之，娜達麗，我應當告訴你說，若是想一想我們的這個上司，若是綜合一下，若是澈底分析一下，若是不離經驗，若是：

於是就一大套「若是」起樹拉的各種「主義」來了：

## 星期二

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告訴我說盧薩科夫底妻子和大女兒在轟炸時都犧牲了。安娜、馬爾科福納與盧薩科夫家屬認識，所以哭了好幾夜。盧薩科夫沉默不語。昨天他帶了點白蘭地酒氣味。

再過三點鐘，就迎新年了。

新年大喜！新年，你將帶來什麼新東西？拿什麼使我們歡喜？：

寒冷的月夜。我蹲在小火爐近旁，向爐中加添一塊塊的小劈柴，用自造的小火

棍翻騰着火而心中想起：

姑娘們在我背後悄悄的占卦，只聽什麼菱形的王子，官房，長途和信件等等。

可是他卻沒有來，也沒有給我寫信，並且誰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我沒有他可怎樣過活呢？怎麼辦呢？：

蔡青科、樹拉來了，約我出去散步。

我同他散步散了很久，差不多快到迎新年的時刻才回到地窖來，這時我們的姑娘們正往外走，並叫我們一塊去同傷員迎接新年。

我們在半明半暗裏迎接了新年，坐了很久，並同醫生和看護們一同唱歌，唱的是霧氣中發光的火堆，和「我到高高的麥田中去」，隨後安娜、馬爾科福納獨自唱起「藍手帕」來。

盧薩科夫喝了幾盅酒，當安娜、馬爾科福納唱藍手帕的時候，我看見他那鼓鼓的眼眶裏流出一個淚珠來，慢慢順着面頰流到鬍子間。

恭賀新年！敬賀我這折了角，沾污了的老日記簿新年大喜！恭賀我所有的朋友

和熟人——給爸爸拜新年！給赫琅才夫上尉拜新年！在這寒冷冰涼的夜裏給我所有的遠方朋友，給我所有現在想着我的人們拜新年！

我不知怎的，覺得很煩悶！：

大概是因為蔡青科、樹拉向我提出了愛情問題，可是我能對他說什麼呢？哎，如果這話不是出於樹拉之口，而是出於另一個人，完全另一個人，完全不像樹拉的人之口啊！

樹拉只顧滔滔不絕的說，一下滑倒了。我不由地失笑出來，他可生了氣。

嬾霞說：

——可惜，我們的上尉不在。同他在一塊要熟鬧得多。

爲什麼是「我們的」？；

我並不反對嬾霞，她本是個好姑娘，一切都不錯，不過我不懂，一個姑娘家怎麼竟能在男子面前，把手指骨節按得那麼響，笑得那樣不自然，而當着自己人的時候却笑得自然。除此以外，她還掉了一個牙，說起話來嗞嗞直響。

## 盧德涅夫軍醫你好！

卡巴唱着一個可笑的歌曲：

門兒一開，

醫生像個猛獸跑進來，

收拾可憐的小乖乖，

割起她的細嫩腿兒來。

門兒一開，一等軍醫盧德涅夫走進來。他一邁門限就說道：

「真是門兒一開，醫生像個猛獸跑進來了」。衛生員高沃羅娃、娜達麗是  
否在這裏住？

——有，高沃羅娃、娜達麗，——我答，因為我是衛生員，而他是一等軍醫，  
雖有世交情誼，然軍禮不能不守。

他先走到我跟前，然後見見卡巴，瓦麗，嬋霞和安娜、馬爾科福納——她身穿古  
銅色的男子暖襯衣，蓋着毯子坐着。我們都圍上了盧德涅夫，給他脫下皮襖，解下

皮帶和手槍。這時站在我們面前的盧德涅夫醫生仍與他在列寧格拉時一樣：細長的身材，紅潤的雙頰，光光的前額，細薄的小嘴唇，精明的眼睛。

開始了敘話。盧德涅夫這時有點變樣了，比以前樸實一些，不過他那鋒利的談諧話還像從前一樣厲害，仍然聽不到他說出一句甜蜜的話來。

我們都向他誇耀自己的工作。他總是猶猶疑疑的聽着，我們說現在會工作了，他聽到這句，就完全把嘴一撇，猛然問起寥瓦來。

——寥瓦在團部裏，——我答。

——他的袖子上還照常帶着扣子嗎？

的確，寥瓦的制服袖是兩節的，肘間打着扣結。他很滿意這種制服，他說若是當需要施行緊急手術的時候，這種衣服很方便。

——他還像從前那樣講究嗎？——繼續問，真是莫明其妙，不知盧德涅夫到底想要我們說什麼話。

我送他到軍醫營營長的地窖裏去。在路上，他望着我的臉說道：

——娜達麗，你不好看了！你的臉以前像玉石一樣細白，現在完全變了。變得

很厲害！

我聽了有些不高興。乃答道：

——一等軍醫同志，您也變了。好像發漲了。

說他發漲了，這話當然不對，這是報復話，因此我走的時候覺得很滿意。

晚上發生了個不大的亂子。寥瓦由團部帶來了一個傷員。盧德涅夫向寥瓦問傷員的詳細情形。寥瓦弄不清楚，亂七八糟的胡說了一套。盧德涅夫氣得兩頰浮起了一層紅斑。寥瓦連傷員的姓也說錯了，竟當着傷員說，傷是很重的。往下說的話大概是這樣：

——我們在他的脛骨節處已經施行了兩次手術，並有很好的長性結果。至於什麼是腫病，我們的傷員根本就沒有害過。我們所進行的反嫌氣性傳染鬥爭，成績也不壞。

——完全像依萬、依萬諾維奇了，——盧德涅夫驟然說道。

——什麼樣的依萬、依萬諾維奇？

——我知道一個很會製石膏綁傷套的衛生員。他說過，反嫌氣性傳染工作對於

他不算一回事，他一看就能斷定，並且可以不用醫生，自己一人就會把它醫好。照您的自負、愚昧神氣很像這個依萬、依萬諾維奇，所差的只是依萬、依萬諾維奇是個製石膏綁傷套的好手罷了。

寥瓦氣得臉色發青。鬧起來了。我向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亂子，也向來沒有想到盧德涅夫會這樣發怒。

他過後對盧薩科夫說道：

——愚昧就是不幸，其本身只會引起人的可憐。可是愚昧再加上自負性，那就是可恥的傻子，況且在我們這種工作中，這就：

——是，這就：——盧薩科夫嘆息道。——這就不好，不好：

後來，醫凍傷的工作開始了。

有個時候，我很害怕我們北方戰綫上將有許多凍傷，所以我關於這個題目甚至抄寫了一整本筆記，可是，事實却不然——又是冬天，又是冰冷，又是化雪，而凍傷的完全不多，數目很小。

這原是會辦事的好處哩！

長官和衛生管理處自戰爭一開始，馬上就認真辦理這件事情，所以結果很好。我們有很確當的規定：應當作什麼，在怎樣的情形下應當怎樣去處置，怎樣防衛凍傷，怎樣醫治。

也許有人以爲，這是我吹牛皮，可是我既然以自己所作的一些小事來證實，那我就完全不是吹牛皮，要知道，在我們衛生服務的龐大機器中我僅只是個小小的螺絲釘罷了。還在初秋的時候，我就向大家糾纏起預防凍傷問題，當我在前線附近時就同衛生員，衛生指導員，醫生助手等談論這個問題，並且也大胆向三等軍醫寥瓦徵求過意見。可有什麼辦法，他既是我爸爸的學生，媽媽又喜歡他，他到我家的時候，我們都稱他爲小寥瓦已經習慣了。

當然，他不願聽，所以就破聲沙氣的說道：

——您是個衛生員，誰也不會問您這個問題。您盡可放心。

我並沒有生氣，因爲我已經料到這一手了，寥瓦的性情是我早就知道的。不過他不走運氣：我看見他的戰士們在用潤面油抹脚以防凍壞，我就告訴了他這件事情，他却把手一揮不理睬這個問題，結果就出了好幾次凍裂脚的情形。

——不會問您這衛生員，您要永遠記着，您在這裏並不是以高沃羅夫博士底女兒資格，而是衛生員。請你不要教訓我！

其實我並沒有教訓他，只是問了一下罷了。爲什麼可以問問盧德涅夫，而不可以問問寥瓦呢？爲什麼青年醫生能問問衛生管理處處長，而我就不能請問一下寥瓦呢？爲什麼？

當我們往芬匪後方去的時候，我乘空把赫琅才夫部隊戰士們腳都檢閱了一遍，並且據自己的意見，很謹慎的告訴他們說過，需要怎樣作，怎樣要把鞋弄乾，怎樣填好靴鞋，因此我們就沒有一個凍傷。一個也沒有！

注意小事，或過於小心都可以大大幫助工作。

我可愛的日記，我已經塞給你多少東西了！現在幾乎又要把在前綫上與汗脚鬥爭的情形也寫上了！

可親可愛的日記簿，我大概是愛上了。你猜是誰吧？：

他可不來，不來，還不來。哼，好吧！他今天若是再不來的話，我明天就要給他來一手看看，使他要覺得不久以前往芬匪後方去打游擊的情形反是天堂了。

我們送別了盧德涅夫。寥瓦氣沖沖的走着。吹着「特盧巴杜爾」口哨。哼，上司會給他個「特盧巴杜爾」！還有更好的等着他哩！

風雪大作，嗚嗚直鳴。我沒有去吃晚飯。哼，好吧！明天您就知道怎樣見面了：

星期日。雪嵐。旋風。

晚上，他老先生光臨了。

——哈——哈——哈！

他老先生頸上套着自動槍，是經過溫金森林到來的，這個森林有時發現芬匪，他老先生想以此來感動我。

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受感動。我只說：

——呵，好吧！

說了就往鄰近地窖中姑娘們處去了，在那裏坐了有兩點鐘，難過得差點沒有哭出來。

他與安娜、馬爾科福納談了一點半鐘的話。他的氣憤是可想而知了。

我那勇敢、可愛、總不愛說話、長長身材的傻子，又踏着雪板穿過樹林走了；打倒這個題目！再不提了。現在來繼續吹吹我們醫凍傷的工作吧。我總覺得在日記上吹牛皮是件舒服事。以後讀起來可以想到：我真是不錯，我是多麼聰明，多麼強幹，多麼好。

其實我却是個頑皮、荒唐、自私自利的人。我就是這麼個東西，一錢不值。呀，好像又轉到被禁止的題目上來了。

總而言之，我今天在綁傷處差不多蹬了一整天。阿爾也夫把所有凍傷的人都弄到這裏來，除親自動手醫治外，還順便，細心訓練我們：凍傷的程度不一，醫法也不同，把什麼人送到什麼地方去醫，應當特別注意之點，我們的優點和缺點，以及可以遷就的和完全不能允許的地方。

我是衛生員，我的事情很小，可是我們綁傷處却形成了一種慣例，就是我差不多執行了看護的職務，若有凍傷的時候，那我就完全成了看護婦。並且阿爾也夫也曾幾次要我來作。這是使我很高興的，原因這就是說，他看出我兩隻手的動作了。

我手的動作是不笨。

是，真不笨！就算誇得過火吧，真是不笨。

安娜、馬爾科福納唱起「藍手帕」來，聲音像傷了風一樣。真難聽！

現在來好好寫寫凍傷吧。要靜心寫，按部就班，逐字逐句，以備將來作研究材料。先寫初步凍傷以及我們今天所見的情形：

咳，「藍手帕」，真討厭！

我倒底還勤謹，是個能幹人。或許有人會說：嘻，一個簡單衛生員，能寫出什麼來。不過誰也沒有這樣說。

我每每遇見赫琅才夫上尉，總覺與他難舍難離。真是難過。他並沒有什麼特別；是個上尉就是了。

有趣的是，他昨天在我們這裏坐了半天，却說是偶然到來的，是實話麼？據我想，並不完全是偶然：

一般說來，若細想一想，這都是很可笑的。有什麼不得了！然而蔡青科、樹拉却提出了這麼個問題：

——娜達麗，你看，在戰爭時期講戀愛問題怎樣？

蠢笨的暗示。

我答道：

——我看怎樣也不怎樣。這算什麼不得了的問題。聽來真好笑！

——不，總應有點意見？：

這時他的眼睛呈現着極其難過的神情。

——哼，這與你有什麼關係？——我問。

——心理上是有趣的。

他總以自己這些問題來糾纏。然我的情緒壞到極點。赫琅才夫夜裏出外去了，這個人却來發這種心理上的問題。

星期日

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患了風濕症，因此上司把她派往後方。她很不願意走，甚至哭過，並且寫了些呈文，可是結果還是要把她派走。派走是對的，不過對於我們是不會輕快的。

她走了很可惜。

一位中士，矮個子，韃靼人，用木頭刻了三個小馬，一個小雪車以及駕馬的套具，他把自己的製品贈給弗列羅福斯卡婭，說道：

——軍醫同志，這是一套好馬車，請你收下吧。你駕着它會像鳥似的從我們這裏飛走，很好看。收下吧！

我們姑娘們，送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走的時候都哭成了淚人，而她也淚汪汪的微笑着說道：

——小姑娘們，不要難過，戰後或許會見面的，像娜達麗所約許的那樣，——整六點鐘時，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那時我要買百十塊點心，煮好可可茶，會是很快樂的。

盧薩科夫，鈇列根以及我們所有的人，都冒着紛紛的小雪圍站在一輛大汽車前，都不知說什麼話好。我們都成了一家人，彼此都像自己的親人一樣，互相諒解——各人的習慣，弱點，優點，缺點。我們難於分手，也難於與今天新來代替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的人習慣。我們是一家人，是一個集體，我們已經共過患難。我們是友愛的

同胞，已經成了一體，所以我們若是已經喜愛了的人，就永遠不會忘記了。

——是呵，是的……盧薩科夫嘟囔着。——分別了。就是說，時候到了，是呵，是的：

而鉄列根盯着自己的菸斗，似乎菸斗裏有個什麼極有趣的東西一樣。

我們同她接了吻，大汽車開動了。過了幾秒鐘後，就再看不見我們的弗列羅福斯卡媽媽了：紛紛的雪花把她遮着看不見了。

又過了一分鐘，只聽在紛紛的雪花中有人喊道：

——娜達麗！真碰到鬼！

赫琅才夫從大路的另一端急馳而來。滑雪板踏得雪花飛揚，累得滿面汗珠，簡直累壞了。

——已經走了麼？

——已經走了，——達霞說。——走了，送走了，噯呀，送走了！……

我們悶沈沈的回到自己的地窖裏。盧薩科夫一面哎喲，一面揉腰。赫琅才夫把滑雪板豎在地窖門旁邊，用掃帚掃掃皮鞋上的雪，也進來了。我們都坐下。赫琅才

夫從衣袋裏掏出了一件勝利品來——小手槍，兩面刻的有字，他說道：

——要寄去才好。這是我們戰士贈給她作紀念的。我沒有趕上。這裏寫着：姑娘們，請你們轉寄一下吧。

我們看着手槍上刻的字意，而心中想願意成爲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這樣的人。我們談了半天，而赫琅才夫聽了一陣，忽然作結論道：

——醫生各有不同，然而像她這樣的醫生，真是少有：

## 星期二

盧薩科夫，弗列羅福斯卡婭和盧德涅夫都榮受了紅星勳章。

高沃羅夫軍醫也榮受了紅星勳章。

而赫琅才夫上尉則榮受了紅旗勳章。

竟然有這種偶合的事情：爸爸的姓氏與赫琅才夫的姓氏同載在一期報章上。

我們這裏來了兩個新的女醫生：內科薩比羅、阿霞與外科斐爾德曼、拉什莉。

她倆是朋友，倆人的眼睛都現出有點害怕的神情，神氣像是小學中的「新學生」。

我們這裏的人，已經共處了很久，而她們都是新人，什麼也不熟習，所以什麼都要小心翼翼的發問：

——請告訴我，什麼時候有郵差來？勞駕，請告訴我怎麼可以到指揮官處去？請告訴，到什麼地方去拿洗臉水？

她們住在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所住的地窖裏，於是這個地窖馬上也變了模樣。牆上掛起了幾乎完全像小孩掛的毯子。上邊劃着一隻大母雞帶着些小雞雛，有水，有小樹叢（這類的毯子在醫科專校女生宿舍裏曾掛過），桌上鋪着綉花單，窗上掛起了窗簾。

拉什莉身材瘦小，兩隻大眼睛很清秀，異常美麗。阿霞，很天真爛漫，總愛笑。有一次我甚至看見她忽然抽着一枝紙菸，嗆得咳嗽起來，眼裏幾乎流出淚來了，可是把兩手一摔，又笑起來了。

總而言之，她們還完全是小孩子。我覺得自己比起她們來，簡直是個大人，甚至老太婆了。她倆的情形很困難，唔，真是困難！

## 斐爾德曼、拉什莉實施手術

當青年醫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青年醫生代替有多年經驗，認真辦事的老醫生之職務那就更難了。差不多誰也不肯直截了當的說，這個青年醫生是好還是壞，可是每個人都深深嘆息的搖着頭說：

——哼！這可不是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了：

好像是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向來沒有當過青年醫生，好像她的眼睛從來也沒有像斐爾德曼這樣驚異的探視過，好像她從來也沒有向任何人尋問過什麼事情。

顯然，想代替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代替她的經驗，代替她那鎮靜的態度和溫柔的聲音，代替她說話、下命令、要求等等的各種姿勢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想當醫生。我也想將來到什麼地方去，就好像斐爾德曼、拉什莉到我們這裏來的情形一樣。那時也會有個像安娜、馬爾科福納這樣和藹可愛的手術看護望着我，雖是和藹可親，不過對於沒有經驗的青年工作人員却特別苛薄，她望一會，就會說道：

「這是醫生？這是？……她是外科醫生？她要來指揮我麼？……」

「可不是！安娜、馬爾科福納會同張那里則博士，別特羅夫，葛列科夫，吉高拉 沃等人一塊工作過。這些人都是有名望的！都是有經驗的！都……」

所以安娜、馬爾科福納緊閉着嘴唇，一聲不響，毫不客氣的盯着新來的外科醫生，一直盯得她臉色腓紅起來而後說道：「好姑娘，人的生命委託給你啦，所以我總注意望着你。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當你施手術而哭着叫媽媽的時候，我也是要負責哩」。

有一次我聽見盧薩科夫講到好手術看護的七個品質。是當着安娜、馬爾科福納的面說的，當時安娜、馬爾科福納得意揚揚的笑着，盧薩科夫的話真是使她高興。

——一個好手術看護，——盧薩科夫咕嚕道，——應該是老處女，應當厲害得像個妖精……是呵，是的……再者，她時時都應當善於担承一切不是……她的手至少應當頂十隻手用，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她都沒有任何權利抱怨，她應當很瞭解自己的外科醫生，甚至連他所作的夢都能猜透才行。安娜、馬爾科福納，我這話對不對？

——一等軍醫同志總愛開玩笑，——安娜、馬爾科福納說。——您真喜歡開玩笑。

手術看護就應這樣。

我們的安娜、馬爾科福納是見過大世面的。她是個有經驗的人，她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嗜好，自己的辦法。而斐爾德曼、拉什莉算什麼！才從大學畢業出來！有什麼可以證明她比手術看護知道的多，若是依萬、依萬諾維奇衛生員竟把嫌氣性傳染看成是小事的話？！

幾天以前，有一晚上，在我們地窖裏起了個小風波。因為我大胆說出了我喜歡新來的女醫生。這可就惹出事來！把安娜、馬爾科福納氣壞了！

——也許您連薩比羅、阿霞都喜歡吧？您看見她那帶花邊的手帕了麼？您看見她那不莊重的樣子麼？您看見她跳了麼？

——什麼，跳？

——不是從這一階梯跳到那一階梯上麼？看見過吧？一面跳，一面嘴裏還唱着「小鳥兒」曲。是什麼樣子？

簡直發起火來了。於是我們這裏就熱鬧起來！；

——很可惜您不跳，因此您的損失很大！

——壞女孩子！你就敢這樣大胆？真是天翻地覆了！

幸而鉄列根來了，不然還不知怎樣結局哩。可是我已經感覺到，是快要出事了。

我們的新女醫生真是過於寬宏大量，聰明伶俐，能經住安娜、馬爾科福納的那種幾乎挑釁的口吻。若是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在這裏絕不至鬧到這個地步！

有一回赫琅才夫上尉到來。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他說了，並故意引他往薩比羅那裏去喝茶。

——她們是很好的姑娘，——他說，——娜達麗，你誰的話也不要聽。

盧薩科夫一點也沒過問，也許他沒有看出這種情況來。鉄列根默不作聲。安娜、馬爾科福納就更加自負起來。

我不很詳細知道這件事情是怎樣發生的，不過在事情發生以前，空氣簡直緊張得忍無可忍了。安娜、馬爾科福納氣呼呼的走來走去，臉都氣紫了，我常看見斐爾德曼的眼睛哭得紅紅的。阿霞也有時發起呆來，甚至連她們的地窖裏似乎也發暗，沈

寂起來了。

忽然霹靂一聲，出事了。

斐爾德曼、拉什莉罰安娜、馬爾科福納坐三天三夜班房並執行職務。

這使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直到現在還不能想到斐爾德曼、拉什莉竟會這樣說：

——到班房去，坐三天三夜！

她是怎樣說出來的？爲什麼？什麼原因？

她的性格如鉄一般。關於這件事情她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大概，以後也不會告訴任何人。鉄列根和盧薩科夫更不會說出來。

怒氣沖沖的安娜、馬爾科福納跑去找鉄列根。

不過我們的聰明指揮官，原來早已注意到這種決鬥，其所以沒有過問，乃因他以爲：斐爾德曼自己應當施行自己的職權。而盧薩科夫也看出了這種情況，他完全同意鉄列根的主張。

簡而言之，鉄列根批准斐爾德曼底命令了。盧薩科夫當時說道：

——啊哈，太太！把個綿善的聰明姑娘一直弄到這個地步！怨誰？責備自己吧。這是軍事職權所在。拉什莉辦的很對，您的行動不惟不對，並且太豈有此理了。我很奇怪斐爾德曼竟能忍耐到這個地步。

鉄列根真聰明，一切事情他都瞭然。他知道斐爾德曼受透了苦楚，現在這個柔和小姑娘既然決心採取了這個辦法，是逼不得已了。鉄列根懂得醫生的年青完全不是錯過，他知道斐爾德曼是個好工作人員，所以就批准了自己這位軍醫的命令。

只見安娜、馬爾科福納回到我們的地窖裏，這個地窖就當她的班房。我看她的樣子就明白是出了什麼厲害事情。她並沒有哭，只是呼呼直喘，總平勻不過氣來。默待了半天後才顫聲說道：

——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都完了！呵喲！老天爺！：又靜默起來。

她在這一天索性只喝冷水，吃麵包，走動時把臉仰得高高的，好像看不見任何人一樣。

安娜、馬爾科福納一夜沒有睡覺。我醒過一兩次。聽見她在床上翻過來翻過去，並吹噓手指頭。

——您什麼地方痛麼？——雖然我們差不多沒有談過話，這時却問道。

——痛的不得了，——她答。——大概是指疔。

安娜、馬爾科福納清早就跑去找盧薩科夫，原來盧薩科夫頭晚已經進城去了。這時外科醫生，除盧薩科夫和斐爾德曼兩人外，再沒有別人。安娜、馬爾科福納怎麼辦呢？

她的性情也是硬得像鉄一般。不肯屈服。於是就坐在床上，坐了一整天，身子總是搖擺着，一聲不響，一下不哼！我勸她到外邊去吸吸空氣，她答道：

——我什麼地方也不去。我今天沒有公務，只有坐班房。除了坐班房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唉，老天爺！：

傍晚的時候，鉄列根來看她這個病人了。看了看她的手指頭，乃說需要施手術。

術。安娜、馬爾科福納一聲不響。

——這是斐爾德曼底專門手藝，——鉄列根說。——她會給你割。

在施行這種奇妙手術時，我也在場。只見大眼睛而令人異常可愛的斐爾德曼、拉什莉的兩隻纖細小手，動作起來真是靈敏迅速。安娜、馬爾科福納也沒有呻吟一聲，只很客氣的鞠個躬，說了句『謝謝』後，就轉回自己『受監禁』的地方去了。夜裏她輕快多了。第二天清早，她在綁傷處竟當着我們大家面前向斐爾德曼、拉什莉道歉而哭了。拉什莉也哭了。阿霞湊巧正趕到，一見這情景，就喜歡得跳躍起來，隨後也流下了淚來。我們大家都流下淚了，因為這種情景太感動人，真是難以筆墨形容。這段事情的經過就是如此！

而安娜、馬爾科福納現在常說：

——同志，不是這樣，我決不同意你的意見！在現今的青年人中間有很好的外科醫生。如軍醫斐爾德曼同志就是個例子。我說不出她一點不是來：她真是個有知識且認真辦事的姑娘。她給我割過指疔，請看，有多麼好，請你看看！

安娜、馬爾科福納這樣說着，伸出自己胖胖的手指頭給大家看。

一個傷員曾對我說，現今在前綫上有多少千人寫日記。我們這裏研究科學工作的醫生雖沒有千人百人，然而也不在少數。起初我沒有瞭解這點——不瞭解在這樣

的戰爭時期，竟然能夠研究科學工作，可是現在懂了，並且當我親眼看見這種幾乎是羣衆現象的時候，很覺歡喜。

我們的上司很贊助科學工作。的確，對於醫生研究科學和認真辦事的熱心，又怎能不贊助呢？

一言以蔽之，我把這些都寫出來不會是枉費工夫的。

我所要說的，就是斐爾德曼老早就專心研究指疔症一事——這本是很嚴重，很流行，很折磨人的病症，而且奇怪，這又是很少爲人研究的一種病症。她研究的成績不錯，甚至還有著作，此外她在實際工作中也獲得了燦爛的結果。還不止於此，她還在許多地方組織了——這是主要的——指疔醫療，先在師部，後在軍團，而現在又常到團部去作指導工作。不僅到團部去，並且也到軍醫營和軍醫院去。

我們的斐爾德曼、拉什莉就是這樣一個人，怪不得我一見就喜歡她了。

#### 星期四

春天。我以前是怎樣詳細的描寫過一切，而現在寫得又是如何稀少了呵。

春天。我要離開此地。去念書。念書這句話寫出來未免有些奇怪。難道在戰爭

開始的時候，我會想到要念書麼？

現在竟然要念書去了。

昨天整晚上我到各地審去辭行，在斐爾德曼和阿霞那裏，在安娜、馬爾科福納那裏（就着可可糖）以及另外兩個地方一共喝了四次茶。

大家都送我上汽車，情形完全像送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一樣。最難過的是樹拉。阿霞也哭了。

在叉路上，一個人止住了我們的汽車。可親可愛的這個人喲！（雖然我們已經約好，您要到叉路上來等我，然而當還沒有看見您在汽車跟前出現的時候，心中畢竟悵惘異常）。

經過一切事變之後，現在我已經記不得當時我們說了些什麼話。反正是說了一些話，而且在分手的時候還當着觀衆接了吻並小聲發了誓的：

然後我們分手了。

人們把我送到鐵路堤的一個低地方。

我乘的是小飛車，關於這種小飛車，現在想來寫一點。

## 在小飛車上的事變

現在來寫寫我們差一點沒有作了芬匪俘虜的情形，以及我們是什麼樣的英雄（見鬼！）。

小飛車，是一種衛生火車，小而捷便。它應當處處都來得及，到處都要去，要載走所有的傷員，一切都作得很迅速。而我就坐上了這種小飛車。車上傷員很多，服務人很少。我們簡直要把自己分成幾下來忙碌了。車中很暗，又擁擠，無處插腳，有的傷員要水喝，有的綑帶完全濕透，有的人需要翻翻身子，總之，工作是多極了。領導我們的是高斯曼看護，她的身材細小，面色白淨，說話欠點流利，可是性情剛毅，辦事機警。還有兩個二等看護——德良寶娃和郝良維娜。再就是看護阿乍羅娃。我們都不顧疲憊的工作着，只有我們上司——軍醫——因病不能作工，總是作嘔，量了量溫度。後來他覺得更不好了。

我們就這樣前進着，一切都照常態，火車的輪子敲着軌道喀喀的響着，有些傷員睡着了，有的在一句半句的談天，——總而言之，小飛車就是平常的小飛

車。不意竟猛的一下阻住了，猛得那末厲害，我的臉差點沒有碰到車牆上。馬上覺得是事情不好了。

傷員們也不安起來。都問：

——怎麼咧？

我往車箱門口跑去。只見高斯曼已經在那裏。她向我問道：

——出了什麼事情？

恰在這個時候，子彈忽的響起來！我們退到火車門洞裏。

以後怎樣，不記得了。只是看見向着我們車箱射擊，玻璃、碎木、塵土亂飛起來。一個跟一個的爆炸聲。炸得很厲害。完全黑暗了。在我旁邊的一個中尉罵道：

——看護，真不成樣子，連我的手也打傷了！

我不懂他是開玩笑還是說真的。

我呢，本來就有些害怕。不願當俘虜：我已聽夠他們那裏的情形。所以心中想道——能不能自殺呢？尤其主要的是——用什麼自殺？這真是蠢念頭！此刻想起了爸爸，想起了一切人，想起了列寧格拉，並且還想起在戰前時過新年的情形。這種

回憶是難過的，簡直想哭了。「難道就要死了？——」心中想道。赫琅才夫上尉，您現在什麼地方？您一定不會害怕這種情形吧！」

又聽見我的中尉氣忿忿的說道：

——看護，要記着：落水的人要得救，除非自己動手。這裏沒有善人，要趕快自己去偵察！我很想跟你們去，然而因為我的腿縛着石膏套，沒有辦法。

芬匪從左邊忽然又來了一排射擊，來得真厲害！：

我不由的憤恨填胸，真可恨極了。因而心中想道：「啊嚇，混賬東西，明明看見這裏是傷員，明明知道這是什麼火車。好吧，鬼東西，落到我手裏，再算賬吧」。

忽聽高斯曼說道：

——姑娘們，我剛才出去看了。芬匪很多，不過都是在左邊，右邊有個深崖，那裏一個人也沒有。總算不很要緊。傷員們不要着急。我向你們担承一切，你們應當仍舊保持紅軍戰士的精神。

她的聲音又細又不流利。使人現在想起來尤覺可笑，可是當時却沒有顧得笑。

阿乍羅娃看護提議派衛生員葛里郭里也夫去偵察。

——是，我去偵察，——葛里郭里也夫說了就往外走。

當他出去以後，我們又遭了一次射擊。又傷了兩人。土匪——我現在寫着還覺心中刺痛。一個砲兵在我的手上很快就咽了氣。當時他的頭枕在我的腿上，鮮血馬上就把我的手沾濕了。他喃喃的想說什麼話，說得快極了，快得：

葛里郭里也夫回來了，他說火車頭上的煤水箱都已炸壞，現在沒有動靜，不過他們大概還要回來。我們大家商議了一下，乃決定步行到車站去求援。

一部份人去，另一部份留下等着。我也留下了。這種期待是很可怕的：誰來呢，是我們人還是芬匪？

可是芬匪沒有到來——大概是在什麼地方倒霉了吧。而我們人來到了。這時有幾個姑娘一見他們竟哭了起來：

竟有這樣偶合的情況。

我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見三個紅軍戰士押着兩個芬匪俘虜。兩個都是穿着半身短棉衣和滑雪靴子，毛線襪子套在褲腿外邊，一個戴着有太陽遮的小帽，另一個戴的是厚呢子的毡帽。兩人都是小個子。他倆一面走，一面翻眨翻眨的觀望。我問道：

——戰士同志們，是從什麼地方押來的？

——醫人同志，我們不是回答問題的，請去問問詢問所好了。

當然不該問，不過我很想知道，也許這兩個芬匪就是襲擊我們火車的。我在他們後邊跟着，望着戰士們，不肯離開。趕到他們前邊，向頭前的戰士一望就馬上認出是誰來了。我向他說出了暗號：

——勝利後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六點鐘：

他一聽立刻笑了，答道：

——只是不要遲到！戰後遲到，我是不喜歡的。娜達麗同志，您好。

他的同伴望着我倆，他乃向他們說道：

——她會把我從陣地上拖出來，同志們，是真的，是她親自把我背出來的：

簡單說：我把自己對這些芬匪的感想都向戰士們敘述了。受我救護過的人——

皮里波求克——答道：

——您跟着我們走吧。我們把他倆押到應押去的地方，報告給需要知道的人。押到了地點，我等了又等。芬匪躁踏着兩腳，又不時的瞅瞅我：好像很不高興。

我似的。把他倆叫去問了有十五分鐘的工夫以後，就叫我進去了。少校給他們說芬蘭話。而他們，尤其是一個帶小白鬍子的人總是望着我。隨後便說道：

——我懂得俄國話。我聽見這個姑娘說我們射擊傷員的話了。我想解釋一下：她說的話是不對的。

我之在場使他很覺不安。

不過，同少校開玩笑原來不是好玩的。少校看了一眼那個芬匪，鬆了口氣乃預告道：

——我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不許撒謊。撒謊對你們沒有好處。要記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們一定會把你們全隊都捉到，都會弄清楚。

芬匪默然無聲。

後來才慢慢的小心聲明道：

——若是都說出來，這就是叛變蘇奧米。

——是麼？不過據我看來，你們在一參加這次戰爭的時候，就開始叛變了蘇奧米。那時候你們就已經叛變了自己的祖國了，回答吧——你們是否參加了襲擊衛生

火車咧？

沉默。兩個芬匪互相探望。少校又向第二個問了一句芬蘭話。而第二個立刻肯定的點點頭。

——你們看見車上的國際紅十字標號了麼？

——報告軍官老爺，我們看見了。

——你們知道，你們是射擊傷員麼？

——我們是執行命令。

——誰的命令？

——我們上尉老爺的。

我看着芬匪，一聲不響。只覺心房刺痛。甚至連喘氣都覺得困難了。我回憶起了那個砲兵及其頭顱，自己手上的血，回憶起了那一整夜。我幾乎坐不住了。可是我仍然一點也不懂。我不懂，怎麼會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看見，明明看見，現在坐在我面前的這兩個人，竟能在那裏雪地上毫不動心的用自己的自動槍掃射我們的火車，他們是怎樣商議好，大概，也許覺得是可笑的哩。我想到這裏，再不願看他

們了！

：我同少校兩人一同坐着。他用菸嘴吸着自捲的紙菸，一聲不響。我也不說話。房裏很溫暖，爐中劈柴着得軋軋作聲。少校的手在自己的抽屜中摸索了半天，隨後把一個皺了皮的小蘋果擺到了我的面前。

——姑娘，吃了吧，——他吹了吹蘋果上的菸沫放下說道。——吃吧，不要難過。你現在應當更厲害起來：你可親眼看見他們是什麼樣的好漢了吧！

我離開了少校。

我眼前總閃晃着那個芬匪的面孔、尖鼻子、像用漿糊粘住了的鬍子及昏暗的眼睛。並且還聽見他的聲音，怕死的聲音。

我又碰見了那個受我救護過的人皮里波求克。

他站在街上，穿着軍大衣，腰間皮帶紮得緊緊的，面色紅潤，一見我就舉起一包菓子糖來，說道：

——你拿着，娜達麗同志，拿着，吃吧。

糖包不大。像過松柏節時松樹上掛的糖包一樣大。這大概是後方給皮里波求克

寄來的禮物。

我要哭了，因為我覺得少校和皮里波求克之用蘋果和菓子糖來安慰我，只是因為我剛才看見了那兩個下賤東西。

## 到斯托爾卡克處去的經過

火車向北奔馳。高沃羅娃、娜達麗赴校求學。娜達麗當衛生員當夠了。她也可當個戰時的看護吧！

我的情緒很好。

在這些日期內我見識了很多。我經過前線上的道路，到過行營醫院，見過取暖用饜的路棧、衛生火車、小飛車及向後方載運傷員的運輸飛機，見過軍團醫院。自戰爭以來，我第一次才明白我們的衛生職務是多麼複雜、龐大和瑣碎了，在我們這凸凸凹凹、河水急流、多湖、多澤的邊疆上來佈置這種工作是多麼困難呵。

火車把我載往不相識的後方。我的衣袋裏裝着派遣文件——買車票券和證書。

在我面前的吊舖上陳着自己現時要吃的乾糧：鹹魚，紙包着的白糖和黑麵包。一個同路人看了看我的吊舖上，說道，這只有姑娘們才能吃哩。其實這有什麼不得了：把沙糖撒在麵包上就着鹹魚。很好吃！

鹹魚是用報紙包着的。報紙上印有依萬諾夫、格里高利戰士的經歷：曾兩次受傷，回隊後業已成了全綫出名的特等射手。我看看依萬諾夫、格里高利像片上的面容之後，覺得很得意。因為是熟識的面孔，是很熟識的面孔。依萬諾夫、格里高利同志，那時您的胸前還沒有勳章哩：

依萬諾夫同志，還記得有個娜達麗不很自如的給您綁傷腿的時候，您生氣罵她爲「笨牛」麼？這樣稱呼對於我這種年齡的姑娘總有些難以爲情：牛，並且還是笨牛。後來您又怎樣在你所稱的這個「牛」面前道歉？記得吧？

謝謝您的來信，我讀了那封信很高興，並且知道您已經升爲少尉，你的妻子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給你添了個小姑娘也命名叫娜達麗。

以前化學系的大學生巴拉寶什、沃洛甲，您還記得因爲您的腿髒而羞慚的情形麼？總算很好，我給你把皮靴脫下來了——當時腿上的情形不很好。巴拉寶什、沃

洛甲，您可記得盧薩科夫軍醫麼？就是他的手把您的腿醫好了，這是他的手藝使您完全恢復了健康，您現在已經昇為營長，也有了像軍醫盧薩科夫一樣的勳章。替他向您道喜吧？

道喜。

也替巴拉寶什、沃洛甲向他道喜吧？

道喜。

否民科中士？軍事工程師杜郝甫金？拉祖維科中尉？

你們有什麼話要轉達給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盧薩科夫軍醫，手術看護安娜、

馬爾科福納，衛生員婁霞，娜達麗和瓦麗麼？

沒有忘掉我們的約言吧：勝利後，六點鐘，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

庫里巴巴、葉甫格拉弗戰士，還記得您在我們軍醫營裏躺着，一聲不響，面少血色而愁悶的情形，以及——我們給您施行了手術和後來在赴前綫的行軍隊中遇見您的情形吧？那時我看見您的裹腿帶開着向我邁步而來，一面跑一面喊道：

——娜達麗您好呵！看護您好！：

您是給我們寫了怎樣的一封信，您的解剖學知識真使我們大家都驚奇不已；「在腓骨部分上的傷既好，而在脛骨部分的傷亦愈」。

我們的傷員一時都呈在我眼前了，我看見他們的面容，聽見他們的聲音，看見他們的眼睛、姿勢，記得他們在傷勢不好時候的呻吟，記得在地窖中怎樣漸漸起了笑聲，聽見過他們開玩笑與忽然唱或是哼吟小曲的聲音：他們忽然要吃東西，要吸煙，要求起床，到外邊去：

依萬諾夫、格里高利同志，還記得您想劈木柴並要求我答應你試作零碎工作麼？

我的傷員們，我記得我們用抬床抬了你們並且過了兩星期你們就已經能削土豆皮和鋸劈柴，再不就是下棋，推牛牌，下象棋，彼此開玩笑與拚命吸煙等等情形。

這是我一點也不能忘記的。

我們——我或是嬾霞，或是瓦麗，或是卡巴每當碰見紅軍戰士的時候，我們總是注意着他們的面容：找熟人。若是找着一個在隊伍中唱着歌邁進的熟人時，——這簡直對我們是頭等高尙的獎勵。回想一下，比較一下：他以前是怎樣的，現在成

了怎樣的。我們在後邊擺着手，大聲喊着他的姓氏或簡呼名字——這就夠了。別的任何也不希求。

試試鉛筆。

我現在想要什麼東西？我想要個蘋果吧。粉紅紅的，味甘美的大蘋果。不錯，要個蘋果，而不是要現在擺在我面前的這種鹹乾魚。

爸爸，我親愛的爸爸，若是我愛上了一個人怎麼辦？

爸爸，你也許會愛他哩！

我的一個熟人喲，您現今在什麼地方？戰爭使我們相識，戰爭又使我們分離。您也許正在搏戰？您究竟有什麼特別，乾脆講給我聽聽吧？您原是住在西伯利亞，教數學，打獵，閱讀各種書籍。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可是現在我却應當為您擔心，想念您；各種各樣的夢都來了：

尤其可恨的——就是您一年才寫一封信的討厭脾氣。

真討厭！好，等着吧，我現在來給您寫這樣一封信，使您要哎喲不已！

這裏四周皆山。雪嵐嗚嗚直響，混天迷地，隔兩步就什麼也看不見了。這裏

的冬天更冷得厲害；爲要使我敬愛的日記明白這裏是多麼偏僻起見，只要來看看不久前，一個名吳特卡奇戰士從我們軍醫院出外的情形就足夠了。他出去，剛走到有一百步遠的地方，忽然一個熊向他撲來。那熊被紅軍戰士擊斃，吳特卡奇受了爪傷，而我吃了熊肉：您想是誰請我吃的？

是弗列羅福斯卡姪媽媽。

她在這裏。

軍醫院長是一等軍醫斯托爾卡克。他是個身材高大、臉刮得很光，不愛說話，性情直率，少言寡笑的森嚴人。

我們短期學校的長官是二等軍醫茨維巴克。

我現在要寫寫蓮娜、奧爾洛娃，她住在軍醫院近旁的一個小鎮上，她：總之還是要按次序寫好。

：有一個小姑娘名叫蓮娜，她媽媽是留得米拉、依萬諾福娜。媽媽作工。蓮娜在小學讀書。爸爸早已去世。母親與蓮娜平平安安過着簡樸的生活，也可說太簡樸了。

戰爭開始了。

留得米拉、依萬諾福娜與這個靠近前綫小鎮上的其他許多婦女一樣，也開始跑軍醫院，到那去幫忙，洗衣服，盡一切力量工作。晚上回家時，蓮娜總對母親說：

——媽媽，帶我到軍醫院去一下。媽媽，帶我去不？媽媽，請帶我去一下吧。

——帶你去幹什麼？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好好念書吧。

至第二天，這一套話又重演起來。小姑娘懇求的望着母親並以種種花言巧語哄母親，這是十來歲孩子哄大人常有的情形。

——你到那去沒有事情作，——媽媽說。——那裏的傷人，本來就夠難過了，他們那樣遭苦，你還要去瞎鬧。好好學算術吧。

蓮娜拿過自己的小書，看了有半鐘，又央求的望着母親。

——媽媽，只去一下呢？我只去一下。我只看看就行了。

留得米拉、依萬諾福娜把女兒請求的情形當作笑話告訴了醫院軍事政治委員。

此人是一位女子，很聰明，善判斷。

——哪有什麼，帶她來看看吧。——軍事政治委員說。

蓮娜來了。

——你會作什麼？——軍事政治委員問。

蓮娜鎮靜又認真的細聲答道：

——我會唱歌，會跳舞，會講故事。

沒有找着與蓮娜身子相稱的外套。於是就給了她一件男子的長睡衣當外套和一條綳帶束腰。小姑娘慌慌張張的四下望着，心中想着媽媽所說的話：這裏都是傷人，他們已經就很難過了。她在陰沉沉的醫院走廊裏走着。

她覺得這裏一切都是新奇，都是莫明其妙，都是怪異的：藥味，漆布小車，明晃晃的白色綁傷室和從病房門中傳出來的不斷呻吟聲。

忽然從病房中出來一個扶拐杖的傷員碰見了蓮娜。他彎下身子看着小姑娘，濁起嗓子問道：

——這是什麼仙女呀？

蓮娜緊緊依在牆上，一聲不響。

——這是什麼仙女？——傷員又問了一聲。

——我不是仙女，——蓮娜壯起胆來細聲答道。——我是個小女孩，來給你們唱歌、跳舞、講故事……

——噢！噢？——傷員很驚奇。

他扶着拐杖把蓮娜領到一間大病房裏，房中住有十四個傷人。都是重傷的。有的床上在灰色毯子下突起一塊來。蓮娜後來才知道這些突起的地方是什麼了！並且知道這種東西叫作「高射砲」。她看見在陰沉沉的地方還有些不成樣子的奇怪東西。後來她也知道了，這是裝傷人手臂的石膏套，並沒有什麼可怕。又看見一個傷員仰臉躺着，腿上蓋着一個罩子，罩下燃着電燈。蓮娜看見這種電燈輒大吃一驚，她的眼睛怎也不能離開這個罩電燈的傷員了。

領她進來的那個扶着拐杖的人，自告奮勇來當報告人，這便大大幫助了蓮娜。

——哎，——他說，——我們這裏來了個小孩，名字叫：——哎，你叫什麼名字？

——蓮娜。

——這個小蓮娜。她說她會唱歌，會跳舞，會說故事。好像個戲子。那我們就請她來一齣吧？

——請請，——從一個病人床上傳來的聲音。

——讓她試試吧。

——小姑娘來一齣吧，不要害怕：

蓮娜不知怎樣是好，走到一個病床前，扶着床頭，說道：

——唱歌。歌名叫「黃金的晚上」。

她咳嗽了一下，就聲音清脆尖細而微顫的唱道：

黃金的晚上，

蜜味甘芳，

薄荷清香。

在晚上，孩子們

都坐在熱鬧的火堆旁。

唱時，她那帶點害怕的眼睛總望着那個腿上照電燈的傷員。而那個傷員也看着蓮娜。他親熱而鄭重的看着她，當她剛一唱完的時候就馬上叫道：

——好呵！真不錯！再來一次！

蓮娜又唱了一回。這時醫院的看護、衛生員、值班醫生都已站在門口。有幾個能走動的傷員也都集到這來。並且每人的面上都呈着鄭重的神氣，大家都很高興。就是蓮娜方才還覺得那些有點可怕的傷員，此刻也都成了最平常的人了，不過躺的姿勢有些怪異罷了。

——我現在給你們讀首詩聽聽，好不好？——蓮娜說。  
戰士們都鼓掌，喊道！

——請請！讀吧！——

蓮娜仍然扶着床頭，開始讀詠一個老太婆的詞：

老太婆把牛奶去賣

怎奈鄉村離市遠，路難挨，

累透了老奶奶，

回到路上，一歪就打起瞌睡來：

在馬爾沙克詩中，往下還有許多關於老太婆的笑話，戰士們樂得大笑不已，那個腿上照電光的傷員竟笑得流出淚來。他用手掌擦着淚並且敘道了很久：

——哼，這真是個老太婆！這個老太婆可給一切老太婆作樣子！真是不錯！

——我現在給你們跳個舞看看吧，——蓮娜讀完詩說道。

第三幕是跳舞，情形不如前二幕。原來病房的地板不很堅固，當蓮娜開始跳起各種各樣簡單和複雜姿勢的時候，地板震動得很厲害，病床也跳動了，竟有些傷員經受不住震動而呻吟起來。蓮娜的「卡巴爾金」舞被中止了，她很不好意思，不過人們馬上都開始誇獎她並解釋給她聽：在走廊裏跳舞方便些，在這裏還是唱歌好。

於是蓮娜又唱起來。

這一次的鼓掌，比上一次更厲害，——大概是因為中斷了她的「卡巴爾金」舞的原故。

隨後她就走了。

扶拐杖的那個傷員把她一直送到醫院大門口，並且叫她明天一定再來。她答道：「好，我來」，說完一跳就跑了，而傷員還在門口站了很久，望着搖頭微笑：

到第二天仍在這個時辰，蓮娜又來了，別個病房中的傷員却把她迎到自己房裏去了。這裏也都給她鼓掌，誇獎她的唱歌，跳舞和讀詩。

第三天，蓮娜又來了，以後天天如此，像上工一樣，照一定的時間，規規矩矩，一分鐘也不差。她現在已認識軍醫，已知道奧爾洛福斯卡姬軍醫雖外表厲害，其實一點也不厲害，是一個很和氣很溫柔的女子，她明白，若是自己沒有錯的話，奧爾洛福斯卡姬並沒有什麼可怕。她認識了軍醫弗列羅福斯卡姬媽媽，認識了斯托爾卡克，安娜斯達希亞、阿列克謝也福娜，以及其他許多軍醫，看護和衛生員；於是軍醫院就漸漸成了蓮娜的第二個住宅，也許是第一個住宅，不過有點太大就是了。

有一次，軍醫院的看護長對蓮娜說：

——你現在來了很好。我們多回都是在這個時候吃午飯。幫幫忙吧。

——怎麼幫？——蓮娜問。

——很簡單。很多傷員不能自己吃飯，要人喂。你喂喂看！

蓮娜就開始工作起來。這個莊重細弱的小姑娘，穿着自己的外套（這時她已有了自己的外套），前額上的短髮剪得整整齊齊，兩隻微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鄭重其事，不慌不忙端着一盤湯。走到傷員跟前，說道：

——您好，祝你胃口好！

開始喂飯。

她在自己這個工作中，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習慣和自己的喂飯策略。若傷員不吃的話，她就說，不吃可不行呵，我會因此吃虧哩，一定要吃才好。她總帶有乾淨手巾，給傷員展在胸上，以免菜湯弄髒衣服。在喂飯的時候，她還講各種各樣的故事給傷員解悶，講到她母親，講到學校和女教員，講到「馬特略什克」舞怎樣難學，講到照X光軍醫——他是個好人以及其女兒從列寧格拉來找他的情形：

——她很瘦，簡直像個骨頭架子，臉色白得真厲害！軍醫一見她差點沒有哭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故事很多，有各種各樣；也有關於軍醫院內部的和軍醫院以外的；因此，現在

傷員們都把蓮娜叫作「話報」。

軍醫院日益與她親近起來。

大家對於她這個小小的人兒都習慣了。傷員，醫生，衛生員，看護都喜歡她。現在常常有這樣的時候，就是軍醫奧爾洛福斯卡婭也常叫住蓮娜，輕輕摸摸着她前額上的短髮問道：

——喂，奧爾洛娃、蓮娜，你怎樣？

——不怎樣，——蓮娜回答一聲就又向前跑去。

日子就這樣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的過去。

有一次，蓮娜領來了自己的兩個小朋友——銀娜和格麗。這兩個小朋友緊貼着蓮娜身子，胆怯的四下探望，蓮娜對她倆說道：

——哼，這是什麼樣子！你們怕什麼？你們自己要我領你們來。看，軍醫院就是軍醫院，人就是人，受傷的戰士；我開頭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時我都知道了。看，那裏是躲着照電燈哩——這是燒傷。他的腿燒壞了，現在用電燈給他煖，好不叫受冷。那邊是高射砲。高射砲是我們起的稱呼，我們這樣叫它，老實

說，這不是高射砲，這是伸骨頭的。

——那他不痛麼，——格麗說。

——真怕人，——銀娜說。——針穿透他的全部骨頭了。

——一點也不可怕，——蓮娜很高明的對答。——這個戰士現在並不覺痛。什麼都要習慣才行。看我已習慣了，一點也不理會這些。

銀娜，格麗，蓮娜三人進到一個病房中，即是蓮娜初次來唱歌跳舞的那個病房。拉琴的薩麻拉、吉里洛娃也隨進來。於是三個小姑娘就隨着琴聲唱起她們共同爲軍醫院所編製的歌曲來。這個歌曲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並且還有不明白的詞句，然而戰士喜歡。喜歡小孩的聲音和可笑的舞蹈，看見一個小姑娘竟忘了自己唱的句子而可笑，喜歡琴聲，詩詞以及她們的新詞句配着熟譜的情形。他們喜歡。傷員們鼓了半天掌，稱讚蓮娜的歌舞團。

小姑娘們有一次竟想到拿些新鮮的青枝綠葉送到醫院來，拿來了松枝和各種各樣怪名的北方植物：科丕田，波格列毛科，寶加科。

她們這一送，使病房頓時有了新鮮、活躍、健全的景象。

不過所有這些都不是重要的。這只是消遣，而不是工作。工作仍然是工作：喂傷人午飯，晚飯，早飯，遞拿拐杖，遞水，端盆，買郵票和信封，送信，打電報。雖然這種工作月月照舊不變，而蓮娜却仍然盡心、誠懇、確切簡捷、有秩序、認真的繼續作去：

有一次她的媽媽在軍醫院接到電話：

——您的女兒蓮娜得到獎章了。

媽媽驚奇得臉上有些發白了。

謝謝，——她答。——多謝多謝！

軍事委員會委員授予蓮娜一個「有戰鬥功績」的獎章。蓮娜說：「官長同志！謝謝你！」——說着同將軍握握手。

蓮娜佩着獎章——扣在一件舊衫胸襟上——到學校去學習算術、俄文、歷史。下課後，從學校到軍醫院去，仍與從前一樣每天如此。

有一天晚上。我在一等軍醫斯托爾卡克當院長的那個軍醫院走廊中站着。這時病房的門敞着。只聽那個外套上帶着新獎章的蓮娜清晰宛轉的唱道：

黃金的晚上，

蜜味甘芳，

薄荷清香。

在晚上，孩子們

都坐在熱鬧的火堆旁。

傷員們靜靜的聽着。人人的面上都呈着沈思的神情。因為許多人都有子女，遙在一方，或許有的也像這個前額留有短髮的小姑娘一樣：

星期三

戰爭整整一年了。我可愛的老友，我已經很久沒有往你上邊寫東西。總是沒有時間，實在沒有時間！：

我們很少睡覺，工作很多又加學習，學習，再學習。

現在來稍微寫一點斯托爾卡克的情形吧。

首先說，他是個好醫生。有人告訴我說，他在戰前寫了一篇很有意思，很有天才

的創作論文。他的專門技能是內科。然這時他所作的主要工作，不是他的本行，而是經濟工作。他組織了獵麋事業（我們軍醫院總有鮮肉吃），修築了自來水管，鋸木場，小鐵道，電站，而且不是簡單的電站，是燒小木片的電站，以免消費汽油。還建築了一個小水電站。

在我們軍醫院中一切都是機械化了的，這種設置，差不多是難以想到的，因為在戰爭時期這種機械化的工作都是由我們職員及養好傷而想工作的戰士們親手完成的。健痊後想工作的人很多，比如說在我們這裏醫療過的工程師巴里諾夫吧，他是上了歲數的，性情和藹可親。斯托爾卡克往往拿着圖案去找他，他就替他修正，改造，然後一生氣就索性重繪一張。他就這樣建立了晾傢具的地方，消菌電器，給外科醫生建設了電洗臉處以及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東西。當然，斯托爾卡克最好的特點就是他那認真和嚴格辦事的精神。我們的軍醫院是為醫療輕傷設備的，所以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特點。

把自己所寫的東西讀了一遍，很覺驚奇：好像是作經濟報告一樣。

星期五

遲了，都耽誤了，一點挽救的辦法也沒有了。甚至連我們訓練班開始的情形也沒記下來，比如當時我們往城裏去取骨骼標本，去取書籍，去取文具，去取模型以及沒有得到而生氣回來，後來我又一個人去弄到骨骼標本的等等情形，當時又沒有汽車，試試看，去運個沒有裝設好的骨骼標本吧，一面拖着骨骼標本，一面走；上邊包的紙也破了，人們看見都驚得向旁一閃——你媽的！我真生氣了！……這一切一切都沒有記下來。

當時我回來的時候，正遇着轟炸。

一座房蓋，鼓起來又歪落下。震得一塊玻璃也沒有剩，都炸飛了，自來水管和鋸木場都被炸毀了。我鑽到自己傷員的地窖裏（我們有這樣的防空洞），把骨骼標本也拖進去，周圍都轟隆隆的響着。

差不多一切佈置都又得重新開始。修理，刷粉，安玻璃，重新安水管子。同時還上課。

收到一封信，知道了以下的消息：我們的婁霞犧牲了，盧薩科夫受了重傷，瓦

魔受了震傷。他們乘一輛衛生汽車；德寇一見就用大口徑機關槍向之大舉掃射。

我的軍事生活是怪異的。我只知道戰爭的一部分，只是掛紅十字的一部份，所知道的，所看見的，所工作的只是在這一部份。在這些日子內，我在自己的軍醫營中和各軍醫院中前前後後見過很多德寇，都是在把他們運來或抬來的時候看見的。我越來越覺得難以給他們當衛生員。我明知：裁判，干與和決定問題，這都不是我的事情。我明知：我們的標號——紅十字——好像使我們要超過人類一切情感。要知道這是自古以來的情況，不過我沒有辦法抑制自己。

當我給那個頭髮斑白的大個子威斯特發里亞人綁傷腿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兩手打戰，不聽使用。

當我本着自己的軍事職責來問他們什麼話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聲音很不自然。我看待他們的時候，我覺得不是我應有的態度，雖然明明記得自己的外套和我們的標號是紅十字。我覺得出來，但是不能，不能有另一樣的態度！

修理完竣。我們的生活又安置起來，一切又照舊了。我們的工作日開始得很早——自早晨六點鐘起。我們五點鐘起床。沒有睡足的我們，糊裏糊塗，先用冰水洗

洗臉好叫腦筋清醒清醒。我們從六點鐘至十一點上理論：內科，傳染病，解剖，生理，外科以及其他等等。我們上課的地方沒有一定。奧爾洛福斯卡婭，甚至連斯托爾卡克都給我們作講演。現在我常常想起列寧格拉，想起在專校時列寧格拉的秋天，想起我當時的幻想，仍覺得這一切都會實現的，戰爭完結後，我又會是大學生，不過到那時所不同的，就是我們將要知道注重以前所沒有看重而被忽略的東西了！

我們訓練班的主任是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她給我們講授外科，並把自己的一切閒餘時間都耗費在我們身上了。她比別人嚴格得多，要求很苛，凡事非達到目的不可。我們聽她說，同時也很怕她，這真也奇怪。

一等看護給我們上實習。我在上這門功課的時候覺得寂寞，因為我都知道並且自己也很會作，可是我忍耐着服從。

我很累。我們大家都很累。不過我們向來沒有提過累。在斯托爾卡克當院長的軍醫院裏，說累是不可能而且是不體面的。在這種醫院裏完全公正的認為我們既然是軍人，我們的舉動就應該像前線上人們的舉動一樣。大家都知道在前線上是不

說累的。

不過，雖然我們不說累，可是我們確實累了。我們除學習外，還擔任衛生員工作，還作零碎工作，例如：弄劈柴，準備土豆，白菜。我們還洒掃，刷鍋洗碗，洗衣服。並且還得預備功課。我們還給傷員們讀報聽，組織遊藝，參加看護代表會議，在這種會議上也不願坐着當個木杵子：況且在會議上的報告題目，若是好好準備的話，也不是不重要的：例如，癲醉及癲醉劑，注血等等。

睡覺！我想睡覺！

除了上邊所說的一切外，我們還研究軍事：機關槍、手榴彈和步槍。

我收到兩封信。一封是父親寫的，另一封是一個軍人同志寫的，這個軍人同志是我一生所最愛的，也許比愛爸爸還厲害些。我收到軍人同志的來信，長有三頁。真是愛情信哩。

坐下給爸爸和這個同志各寫一封回信，寫完之後把信封裝錯了。

假使我沒有及時查覺的話，這封信讓爸爸收到了，他的面色該是怎樣哩。

：把盧薩科夫送到我們這來了。他要把傷完全在我們這裏養好。他已經養得不錯了。我常去看他，而弗列羅福斯卡媪媽媽晚上給他讀「戰爭與和平」聽。

事情的經過是如此。我拿個瓶子往我們藥房去取氯化氫，忽然在拐角處看見兩匹馬拉着一輛車。而他站在馬近旁，撫摸馬鬃。實話，馬向着他微笑哩。真的！

我站住了，看見他，並看見他的一隻手用綑帶吊着，於是我的心馬上覺得要碎了。簡直要裂了。

他已經受過四次傷，却仍然笑喜喜的說道：「我要更厲害」。我說：「再不能更厲害了」。他說「可以更厲害：」

他那細小的眼睛有時閃地一亮。哎呀，真怕人！

他很喜歡這裏；他非常稱讚這個軍醫院及其內部的秩序。我很相信他，相信他的每一句話，我知道他向來是不輕易喜歡什麼的，他不肯瞎吹，若是他現在說喜歡這個，那就是真的，是他多少次思索過的，檢閱過並斷定不移了的。

以下就是他對於這個養輕傷軍醫院秩序所說的話：

——娜達麗，我對於你們的工作很少懂得。差不多是門外漢。不過我懂得你們的職務是能保證我們來解決任務的。但是我應當說，以前，每當我的戰士從軍醫院回

到隊伍的時候，我總是生氣。他們回去說：待我們真好，簡直像在暖室中撫養花草一樣，到處都是很溫和的，給我們演電影，送禮物，睡鋼絲床，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舒服設備。我聽着簡直要作嘔了。這樣的戰士今天回來了，看吧，明天就在地窖裏着涼，後天就得肺傷寒，各種病症都來了：因為他的傷原來並不很重，可是經你們那種養花室的嬌養、放縱，使之脫離了軍事生活，因此他又得重新來經過各種困難習慣與這種軍事環境。然而這裏却是另一回事。我看一看很高興。這是對的，像軍營一般，粗舖蓋，必須上體育，不睡床而睡板舖。真對！尤其是軍事遊戲，上軍事課，以及戰士在你們這裏醫治時所獲得的知識更好。比如我在這些日子內看見你們這裏有一個中尉謝爾古什夫。他真是好漢！像他這樣當指揮官，戰士當然信服他。他已幾次在這方戰場上受過傷。他懂得環境。知道在這裏怎樣去打仗。會使用滑雪板，他知道敵人的慣性、狡猾、策略和戰略。在這醫院裏不惟不使戰士養成懈怠，不惟不使戰士的姿勢，筋肉，身體，手足和眼睛等失掉力量和靈活性，而且使戰士學得了許多在軍事上所必須的知識。我很注意的觀察了，在這軍醫院裏的戰士對於軍事課的興趣是很大的。大極了！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們懂得：爲要擊潰敵人而自己活

着，就需要善戰。這是他們還在前綫上就已感覺到了的，所以在這裏就趕快求知識，求明白以便趕上那些因懂得軍事而善戰的人們。這裏的人們已經是受過射擊而相信軍事知識是必要的了，他們已經親眼見過，有軍事知識和善於運用是如何切身的必要了。我看見你們這裏從八點至下午三點都是學習戰鬥準備。看來是很累人的，可是願意學習的人却很多。這似乎有點可笑，可是甚至連虛弱的人也都以或真或假的種種理由來要求去上課。人們的眼光現在都遠大了：他們把學習看成是自己本身的利益。我在這裏問過一個人：

「你爲什麼要去上課？你還很弱，應該躺着，爲什麼硬稱強呢？」

他說：

「怕來不及。講的功課很多，願意都知道了才好。」

「爲什麼？」——我問。

他笑道：

「指揮官同志，我願意活着，我願意多多打死法西斯蒂，而自己要在戰後回家去。並帶着勳章！」

——你看見了麼？還想帶勳章哩！

他又走了。我已送過他多少次哩！可以經多少次這樣的情形呢，我把他送走後，獨自一人轉回來的這種滋味，能重復多少次呢：

赫琅才夫少校，再見！我很寂寞，離開您我很寂寞！您一走我就幾天心神不得安定。

你知道吧！

盧德涅夫醫生到來了。他施了手術之後，對我說道：

——好姑娘，我的上衣放在下邊醫生房裏了，請你去把菸盒給我拿來：

他一看是我，馬上臉一紅，說道：

——不用，我自己去拿。

我給他拿來菸盒並說道：這有什麼——我是衛生員。他微微一笑而答道：

——您真行。

同他談了一點關於爸爸的情形後，他就又往前綫去奔波，去教練醫生，去罵人，去誇人，去施手術了。

## 我成了看護

日記簿呵，我們來寫寫一件事物的經過吧。

第一，在考試時我出了一次「非常事件」——我們這裏都這樣說。我正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房門忽然打開。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用那麼高的聲音叫道：「站起來！」大家都猛的站起來了：簡單說，是上司來了。

——什麼人在應考？

總之，弗列羅福斯卡婭媽媽按規則都報告了，固然她的報告不是很完全流利的，可是上司却表示很滿意。於是大家都坐下。我站着。繼續應考。上司聽着別人發問，而自己什麼問題也沒發。後來忽然說道：

——我的肚子受了傷。傷情如此這般。您要怎麼辦呢？

我答對了，因為我不只在書本上看見過，而且也在實際中看見過。這時上司又說：

——請給點水喝。很想喝水！

我問：

——給誰水喝？給管理處處長麼，還是給肚子受了傷的指揮官呢？

他答道：

——給指揮官。

——不能。給不得。

——一點點。幾口就行了。

——一點也不行。

他微微一笑並誇獎我不錯。後來我就回答委員會的問題，委員會的人都莊嚴的坐在一張大桌子周圍。這時盧薩科夫差不多已經完全痊愈，也坐在委員會中以素來生氣的聲調發起問題來。我用拉丁文寫了藥方，回答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一下沒有答好，支吾了一點，可是馬上就轉環過來，總算順利的考完了。晚上我們都被請到俱樂部裏，斯托爾卡克授予我們三角頭巾，上邊帶着一個小紅十字記號。這種頭巾表明我們再不是衛生員，而是看護，真正的看護——像人們所說皮羅郭夫時代的「慈愛好看護」了。

當斯托爾卡克授予我們頭巾的時候，我們面向會場站着，並且每人都說了幾句話，如「效勞人民」，或「一定誠實工作」，或者「若是有必要的話，就獻出自己所有的一切，連生命也在內」等等一類的真心話。因為我們已經看見過戰爭，既親身經歷過，懂得戰爭。

我也領到了一條頭巾，也說了幾句話，就同姑娘們坐下綁頭巾，而且自思我現在已經是看護，已經是真正的看護，所以覺得真高興，甚至高興得難以言語形容。我們所有的姑娘都是高興得眼睛閃閃發光，我近旁的一個姑娘竟高興得哆嗦起來，並一把抓住我的手說：

——真好，娜達麗，對不對？真好呵？

我們也都彼此低聲致賀。當走到外邊的時候，竟有些人互相擁抱並接吻起來。這又是別離，又是慶賀，又是誓約。這是多麼盛大莊嚴的舉動呵。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一晚上的情形：我們都戴着頭巾穿着皮大衣走出去，天空中的寒星耀耀閃光，後來星光消失，而北極光出現了——先有很多閃耀眩目的細條光帶，而後又儼如神密奇異，莫明其妙的滄海在空際泛濫起來：



我永遠忘不了這一晚上的情形：  
我們都戴着頭巾穿着皮大衣走出法。

我們在沒有路的雪地上面走，一面叙說經過的情形：斯托爾卡克軍醫怎樣慶賀我們，瑪露霞怎樣差點沒有把頭巾丟掉，並說若是真丟了的話，將會是不好的應兆。有人唱歌，有人投雪，忽然又有人大聲喊道：

——軍醫院，別離了！要上前線了！

我的生活又過去了一小段，一去不返了，心中有點依戀，心房略痛，然精神愉快。我落在姑娘們後邊，一人走着。她們在前邊遠遠的地方唱着。夜間的冷風吹得我的頭巾作聲。我不知應向何方走去。少校，您在什麼地方？……可愛的少校，我此刻很想看您一下，只看一下，看看您的皺眉，看看您的笑顏，聽聽您那狗熊似的咳咳聲。少校您也可以看一看高沃羅娃、娜達麗看護……

正月，星期一

我在戰爭中又過了一個新年。可愛的日記簿，關於少校的問題，爸爸都知道了！可愛的日記簿，當我念信的時候，是多麼害怕喲。後來又輕快了。我的爸爸真好！他說少校的歲數大概很大，說我不應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一個老漢，可

是他同時又提及一個歌劇：普希金著作中的達吉燕跟了個老漢却是很幸福的，爸爸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樣。而信的末句，却又帶點嘮嘮。爸爸寫道，我們要見見面才好，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所以這樣寫，雖有點奇怪，然父子情誼仍然難免。

#### 星期四

少校被調往另條戰線上去。這可怎麼辦？我會死了：

#### 晚上

或許這是沒有出息，可是我若不跟他去的話，我真的一定會死了。他到我爸爸所在的那條戰線上去。他們要見面。他們要談話。他們要在一條戰線上工作。而我却在這後方。真是難堪的很！我怎樣呢？怎麼辦呢？

好，現在來寫一段消息，作為指南吧：高沃羅娃、娜將經莫斯科到爸爸那裏去。我爸爸是個鉄而無私的人。他來信說我既然已能獨立，並且也受過考驗，那末就可毫不羞慚的到他所在的那個軍隊中去。當然是些各種各樣的刺話，他說若不是少校的話，他連想都不敢想我會到他這裏來，現在既然少校到這來，那麼爸爸也可

以沾點光見見女兒了。

媽媽來的信，仍是一片愁言悶語。父親寫信告訴她說我要結婚。她就以素來莊嚴的口吻教訓我道：「我的女兒，好好想一想，你是否很好認識了那個人？我親愛的娜達麗，一時的熱情是靠不住的！」

收到蔡青科、樹拉一張可笑的明信片，信片我已經失掉，其內容大概如下：

「我的戰友！以後我將這樣稱呼你，因為現在你只是我的同志，其餘一切都應當完結了。他是個好人。他的毅力像鋼簧一樣強，他的聲音是現代的聲音，他的眼神像釘子一樣銳利鋒芒！」

少校，他為什麼這樣形容您？

還有一封極有趣的短信，是「桑木專家」寶良從塔什干城寄來的。信上寫着，一部份有運氣的人很幸福的在打擊德寇，另一部分人不得已而在後方遭孽等等之類的痛哭流涕語。

我的小日記簿，這個「桑木專家」若是在我跟前的話，你看我對他說出什麼話來吧，定要說出一種那樣的話來！：

現在來寫點代表會議的情形，這是早已過去的事情，只怕忘記了。

## 代表會議

這還是在我們畢業時的事情，很久了。當時舉行了集團軍軍醫代表會議。我所認識的老少，男女醫生都分途走了。有一次我到俱樂部去而記起了他們會議的情形，就立意來記下一點，因為我在這個代表會議上覺得很高興。我是「私自」出席會議的。大家都向我問好致意，都向我說：「呵，娜達麗，你好」，或者說：「好姑娘，你好」，或說：「你現在生活怎樣，工作如何！」——我們的軍醫都身穿帶蛇杯的軍醫階級符號的制服，都穿着重皮靴，有的是捲髮，有的是禿頭，有的戴着眼鏡，有的胖胖的，有的瘦瘦的，各個不同，——我可愛的醫生們呵！

有這麼一個女醫生。我同她談了幾句話。她從手槍套中掏出唇膏來塗塗唇，說道：

——什麼都習慣了，可是沒有提包，却活不成，總習慣不了。

以下就是代表會議的情形。

大家都欣欣喜色，都刮了臉，女醫生們也都很莊重並且都帶着一股花露水味

（這是軍人商店中售賣的）。在開會前，大家都在走廊裏唧唧咕咕的談天。有多少佩新勳章的人呵！不是互相慶賀，就是講故事：呀，我若是作家，該寫出多少這類的故事喲！

都是得意揚揚的。

斯托爾卡克又鎮靜又冷淡的走來走去。代表會議是在他的軍醫院裏召集的，工作多極了：要給大家飯吃，水喝，睡處，叫他們理髮刮臉，沐浴。因為開大會，都要使大家像過節一樣才好，然在戰爭中這是不很容易的。我知道：斯托爾卡克這一夜差不多沒有睡覺。可是看着他的面色，誰都想不到他是勞碌了的：臉刮得很光，神氣很鎮靜，儼如無事人一般，簡直不像這裏的主人，而是客人神氣了。

會議開幕。

軍醫銀納、葉甫格尼也福娜作報告。她的報告時間很短。我聽着她的報告而心中想道：我們那些作普通報告的人很可學學醫生們的謙虛、簡捷、了當的精神。況且銀納、葉甫格尼也福娜對大家所報告的東西並不是人人所知的現成材料，而是她親眼所見，親自所解決過的材料，是她所經驗過的所親自闡明了和思考過了的材料。

報告是關於大骨節受傷的問題。意思如下：解剖骨節的危險，按舊法醫治，這種危險是擴大了的。可是把異體物留在骨節中的危險比剖開的危險更大得多。銀納、葉甫格尼也福娜說話聲音不高。並且很窘迫。她作報告比她施手術要難得多。人們都靜心聽着，都覺得有興趣：對這個問題各有自己的見解。

我悄悄的坐着，像老鼠一般。看護在大會上是什麼可做的。只有奧莉一人莊重的在凳子上的兩個傷員中間坐着。這兩個傷員是羅爾龍醫生的。將拿他倆給大家看。這是兩個強壯小伙。他倆冠冕堂皇的坐着。要知道，並不是每個戰士都可以到學者代表會議上來現示的，遠不是每個傷員都能來參加科學工作的。總之到戰後會有很多這類材料可以敘述的。

面色紅潤，眼睛漆黑，神情活潑的羅爾龍在自己的傷員近旁走來走去，時而向他們瞟一瞟，又忽的向我瞟了一眼問道：

——唔，娜達麗，怎樣？有什麼新消息？

一個接一個的報告進行着。在黑板上出現着一些越來越新的統計表，比例表和各種圖表畫片。有一位不認識的軍醫報告關於用初步密縫法醫治腦蓋穿傷的辦法。

隨後是青年軍醫杜寶甫出示傷員。他在作結論時說道：

——有這樣一種傷，這樣的醫法。施這樣的手術。受傷者是三等軍醫杜寶甫，就是我。

原來這個青年醫生會在前線受傷而來到了該軍醫院，醫好了，現在杜寶甫來以自己表證初步密縫法的優點。

一陣哄笑聲和鼓掌聲。

在會議休息時，我知道了原來就是這位青年，杜寶甫在剛能勉強走動的時候，便走到手術處去幫忙並學習。

羅爾龍發言。他報告關於筋肉受傷時施行第二層薄膜的辦法。

我越聽越着急。像羅爾龍軍醫這樣好手藝的人，却不會說話，可有什麼辦法？難道不可惜麼？

他結束自己的報告時簡直快得使我聽着連氣也喘不出來了。

奧莉送一個傷員到講台上去。那傷員一面走，一面四下張望。現在他就要表明羅爾龍是個什麼醫生，表明他不會說話，可是會醫傷。

出示傷員。

全場都嘆了一下氣。若是全場的外科醫生都欽佩羨慕得連連稱讚，這就是說一定特別有意義。我親愛的日記簿，這話對不對？我們的醫生是怎樣的人，你是知道的！想使他們滿意可不是容易事情：

這個傷本來是很大的。

——請看，請看，——羅爾龍指着說，——從這裏到這裏：

說話嘟嘟嚕嚕快得像放機關槍一樣震耳朵。誰也聽不出說的什麼來。然而都看見了。都站起來圍到講台下，走到傷員跟前，驚人的脊背附近。叫傷員這樣或那樣彎下身子。都摸摸是否有傷疤。哼，這種醫生真不得了。沒有，沒有傷疤。

——真行，——一個戴眼鏡、頭髮斑白的人說。

——是的，——另一個人說。——啊？是的！

——真厲害！：

又是一陣羨慕的讚揚聲。羅爾龍眼睛一閃，又嘟嘟嚕了兩短排。醫生都撫摸傷員的脊背。的確，真不像傷員！簡直像個健康人一樣。這時他「帶着」自己的脊

背在行列中走來走去，似乎像是帶着寶物一般敬重自己背上所負的東西。奧莉遞給他小褂，他仍不願意穿。莫非這就完了？難道這麼驚奇的脊背已經再沒有人注意了麼？要知道這個脊背是由碎塊碎片接合成的，差不多是嵌鑲的細工——是羅爾龍所作出的。要知道，原來是什麼背也沒有了，只是一團糟，很可怕的一團糟。

另一個傷員示證。此人的臀部是由羅爾龍給作的。是他給「建築了」一個很好、很健強的圓臀部。一點毛病也沒有！

——這裏要緊的是……——羅爾龍快口又說了一陣。

那個「脊背」仍在坐位中間走來走去。座位上都空了。因為這時醫生們都圍上了那個由羅爾龍妙手所「造成」的臀部。而「脊背」却仍不肯承認自己的凱旋完結。後來這個由羅爾龍醫好脊背的戰士忽然看見了我，於是就向我走來，他那青年溫柔的眼睛望着我說道：

——好看護，你看這是怎樣的工作：看見了麼？你摸摸，一點也不痛！你摸一摸就知道了。戰後我回到家中，要叫我母親看看我的新脊背，她一定不相信，對不對？連自己的親媽媽也會不信了。

## 一個晚上

代表會議的工作日完了。我站在屋角間火爐旁。從我旁邊走過的軍醫有阿范娜、希娃，吉波，尼科拉也娃，奧爾洛夫斯基……

我閉着眼睛。

聽見他們那大皮靴的踏地聲和笑聲，聽着他們的聲音就知道：他們在捲菸，在說刺話，在開玩笑。當我還閉着眼站着的時候，覺得在我旁邊走過的人們，都是我遇見過、與我同過事、罵過我、誇獎過我並同在戰爭中共過患難的人們，與我同一個杯子飲過水，共住過一個帳棚和潮濕而有烟氣的地窖……

我就這樣與大家別離了。

我雖閉着眼睛，然而知道是馬科福斯卡婭走過去了，是向來鎮靜，直率，謙恭的馬科福斯卡婭媽媽走過去了……

又看見布列赫曼，她本是兒童醫生轉為外科的。她在嚴重的時日來到我們軍營裏完善自己的外科技能，當時一見面我們就都喜歡她了。

又看見羅森，盧薩夫科，考爾日文。又看見波托赫夫。

我站着而聽着熟人的聲音。——戰爭使我與他們結了友緣，使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依依的悵惘，忽然壓上心來：我們是否還能會面？在什麼地方會面？怎樣會面？

醫生們總還不斷的走過去：

會場早已空了，而我還好像仍然聽見熟識的聲音，羅爾龍醫生說話的快口聲音，以及師部醫生之清利而有些嘎啞的聲音。

師部醫生同志，再見吧！

您大概不會記得衛生員娜達麗、高沃羅娃了吧，可是我記得您；記得那次大砲轟擊我們軍醫營的情形，記得，您當時一點不動聲色的站在那裏；記得，有一次您到連部去的時候，我在小路上遇見您的情形，那時四下轟隆轟隆的響着，您却一人在那裏思索着走，恰在這時一個衛生員忽然向您迎面跑來，當時她是怕得多麼厲害：

依萬、阿列克山大羅維奇，我感激您的一切（這雖然是您向來所想不到）；我的森嚴學校，我在其中工作的軍醫營，我在其中學習的軍醫院，以及我在世界的極北方戰綫上所見着的那些人。

世界最北方的戰綫，再見了！

我在前綫衛生管理處這個龐大機器中，畢竟也是小小的一部份。

因而我很以此自豪。

會場寂靜無聲，空空洞洞。

我慢慢睜開眼睛：除了我，一個人也沒有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最北方的戰綫，再見吧！

## 高沃羅娃、娜達麗日記的最後幾行

列寧格拉的封鎖綫被打斷了。

我坐在車站上。夜間，月光明亮。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差不多都睡着了，還有一個指揮官怪人也沒有睡着，他時而望望我，時而打打瞌睡。我今天記了很多東西。少校在睡覺，鼻孔裏呼呼響。我知道：他醒來一定要喝茶。果然猜對了。

當我們喝茶的時候，那個指揮官怪人把自己的魚掉到了凳子底下，他爬下去找

——摸來摸去摸了半天，怎也不見從凳下出來。真是令人好笑！

我們於是約他一同喝了茶。

我的日記簿，再見吧！我同你共了不少甘苦，現在我把你送給別人。原來你是有用處的。

我用什麼來結束這個本子？

好，就用這個吧：

——請記住我們的約會吧？勝利後六點鐘，在列寧格拉，總參謀部拱門前。恰在六點鐘，一分鐘也不要遲到！：

看護高沃羅娃、娜達麗。

#8)

447216